

貴州通志

十九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

碑記

八番順元相傳為夜郎  
 八番順元相傳為夜郎  
 蠻獠種落雜處叛服不常  
 入番順元相傳為夜郎  
 諸部悉歸順始置宣慰使都  
 更貴州為順元屯駐城中領  
 安撫司十長官司五而順元  
 撫鎮其任重矣然而土官相  
 梗塞外連南詔嶺繳兩江溪  
 之聞政稍弛即戒不虞故於  
 至正十年秋宣慰司都元帥  
 仁勇兼著蒞政未數月號令  
 紀綱立法度行百廢興而太  
 勤懲乃命立石屬余次序而  
 來者乃考諸聞見自開闢以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元范 元宣慰司題名碑記之表

才評之崇卑別公論自在  
將歷指所議之可不懼哉

永寧河碑記

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欽奉皇帝制諭景川

侯曹震前往四川永寧開通河道合用軍民四川

都司布政司貴州都司卽使調撥大小官軍悉聽

節制如制奉行欽此於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初七

日到成都分遣官屬各任其責永寧水陸路自瀘

州納溪至摩泥驛橋道委四川都司左同知助一

右同知徐凱成都後衛指揮使蔣正提調衛府州

官軍民夫以疏通之自永寧至曲靖驛橋道委

貴州都司同知馬葉提調永寧赤水畢節烏撒等

衛軍夫以修理之建昌驛鋪橋道委四川都司僉

事潘永建昌衛指揮使月暮帖木兒提調軍民以

開通之保寧驛道至陝西漢中府界委成都後衛

指揮僉事王清提調軍民以修治之松茂驛鋪橋

道委茂州衛指揮同知俞勝提調松茂州衛所軍

民以平治之貴播驛鋪橋道委播州宣慰司楊鋪

重慶衛千戶鍾洪提調軍民以開之各府州縣夫

役委四川布政司左叅議朱福松潘衛所鎮撫任

允以董督之其間水之險惡者莫甚於永寧其灘  
一百九十五處至險有名灘者八十二石大者鑿  
之水決者平之使舟楫得以通焉路之險者莫甚  
於建昌瀘古縣及黎州大相公嶺虛閣險崖於是  
闢取山石從江填砌關三四丈番箬河水九十九  
渡於是新開直徑造橋五十有四往來者便焉保  
寧千佛崖古作棧閣連歲修葺工費甚多宜相其  
山勢闢取山石從河填砌關四五丈自四川至陝  
者無難焉軍夫計者軍三萬五千夫四萬五千凡  
自二月初七日興工五月十五日住工歇夏秋九  
月初一日興工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工  
畢通計八月震上奉皇帝之命下用都指揮參議  
宣慰千百戶之官克相  
有成不敢泯而不書

司學題名碑記

明趙琬

正統六年冬貴州按察司副使濟寧李君睿奉命

往按是邦至則宣揚聖化懷柔遠人用人用嚮服乃  
益修孔子廟學以敦化源而貴州宣慰司之學膏  
惟諸州之望君於此尤切注意時按察使蕭田林  
君坦副使朱君理僉事濟南戴君誠左布政

使宜春易君節左叅政錢塘嚴君泰左右叅議顧  
君理汪君詠聞之各出俸以給土木而又壘石為  
塔取名歲月刻於其中凡有善行可法而被顯擢  
其姓名歲月刻於其中凡有善行可法而被顯擢  
者使人有所感發否則有所做戒於此可以勸世  
勵俗所係甚重非他題名可比謂宜有述可以昭  
示永久請予請記予惟貴州古為南荒椎髻卉裳  
之俗雖唐虞三代之治不能覃被漢唐宋以來不  
過羈縻而已逮我國家列聖相承聲教所暨無間  
遠邇其人始循禮制稱臣奉貢咸若采衛而建學  
立師無異畿甸學者明經登第出而為世用者往  
往與中州士相伯仲然後知皇明統御之大至治  
之隆聲名文物之盛軼唐虞三代而過之有非漢  
唐宋所能企及也李君為朝廷耳目之司循省風  
俗乃能不鄙藝遠人孜孜以修治學校作興人才  
為務而於科目士表顯之如此雖然自古賢人君  
子亦豈藉此以隆其名哉固將為當世用也士由  
是升於春官入對大廷而顯名大學尚當刮剗滓  
礪以務求實用顧不偉歟陸宣公嘗曰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於題名之士有望焉

懷學碑記

皇明大一統極天地之久而有之惟黃紱  
悉主粵若黃紱古炎荒叢蕪苗區其類鳥言獸舌  
推結卉裳習尚刀戈而好勇鬪狠我太祖高皇帝  
龍飛之初以神武剪其昏狂而納於甄陶之內肇  
置采衛之兵以鎮之於是平越有衛蓋昉乎此然  
常是時功化始行而禮法之教未備故學校並興  
廢官齊建蓋有待於可行之日也歟宣德癸丑宣  
宗章皇帝始命建學置官頒篆而隸於衛泮宮講  
室則有青州按察司副使李公睿僉事屈公伸初  
焉相土之宜得佳勝於衛西南之隅蓋前隆平侯  
為衛之日所居之址也厥位南向厥勢高廣山水  
之清林樾之秀所共鍾萃僉謂協吉遂命指揮王  
俊劉璿版築之殿庭門廡講堂齋舍一時畧備擇  
俊秀子弟為之徒而教焉未幾不肖紱謬叨兩第  
後之起者接武雲蒸神化之速可見矣正統己巳  
諸苗叛亂列城皆圍而平越尤甚兵民困於城中  
不能樵採公庭吏廡之楹卒毀為爨惟學宮僅存  
然亦毀瓦畫墁頽垣徹戶曠莫之守師徒散逸而  
絃誦不作其不致於廢學也幾希自後王師赫伐

制除穢亂而修廢舉墜之政必有待於其人而後  
行合上皇帝嗣位之初簡命左監臣鄭公中作鎮  
茲土都憲李公浩實巡撫之總制則南寧伯毛公  
榮而佐以叅將吳公經監察御史周公源復按治  
焉時皆文武衆臣賢良寅協咸欲振作頽風廓清  
邊鄙以故衆務修舉庶民子來適襄陽呂侯貴以  
錦衣清軍指揮改任於越謁廟之日周視學宮圯  
壞缺畧慨然以為己任且以其子昇嘗第進士為  
地官主事出自學校乃銳意作新捐俸購材倡諸  
寮屬而葺治之櫺星門俱易以石殿庭門廡垣墻  
階陛咸撤其敝而一新之正室神位前則重護以  
板屋黜堊丹漆煥耀潔澤外建儒林坊以表之廟  
學規制之美輪奐之精視昔為有加焉經始於成  
化丙戌冬十月而以次年丁亥夏四月訖平越之  
士夫守吏戍卒民庶奔走觀望合詞歡慶乃以其  
成告於總戎毛公聞而嘉之謂紱曰呂昔以金吾  
近臣去國來邊畧不以為窮戚而作新學校思以  
成法化民俾聖人之化行於遠方者已晦而復明  
學校之教施於邊人者已墜而復舉其為功利蓋  
有關乎風俗之易移苗情之去逆效順格暴為良

宜以其事刻之於石以垂不朽統以謗勞後進  
服言行人以奉宣天子德教為念而呂侯乃能用  
心及此造於有成其賢於人也遠矣總戎不沒其  
善既經訐而又為之求記以示永遠豈非有君子  
之心得大臣之體者乎是皆可書也故記之以紀  
歲月因以告夫士遊於此者皆當自知其性分之  
所固有與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勉焉以盡其力  
考求聖經賢傳而講明修齊治平至於忠君孝親  
施於有政舉不外於倫理之常以求復其仁義禮  
智之性焉庶無負於朝廷建學立教之恩與夫衛  
侯修廢舉堊之意矣於是乎書

布政司題名碑記

明蕭儼

洪惟我高皇帝承天肇運混一六合覆載之內  
主悉臣睹茲貴州在牂柯之西南即古三苗鬼方  
之域歷代所未服者今皆威之以神武而納於職  
方始建貴州都司統衛所二十以鎮其地錢穀之  
出納刑獄之按治則兼於隣屬迨我文皇帝繼統  
守成丕熙洪業永樂十一年乃以貴州漸被治化  
復議設布按二司維時魏郡蔣公廷瓚以行在工



部侍郎選任左布政使乘傳而來暫造城外之北  
驛館假為公署而聽政焉時思南思州宣慰司尚  
隸湖廣二蠻長田氏梗化不道蔣公奏於朝族其  
家遂以地改設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  
羅新化八府及貴州宣慰金筑安撫二司并割雲  
南普定之界為州總隸貴州布政司設官則有左  
右布政使左右叅議及首領各官視中  
州無甚異宣德中又因民稀事簡復革烏羅新化  
二府併入黎平銅仁其所轄者祇府六州四縣三  
宣慰安撫各一長官司共六十有七而衛之長官  
司不與焉至於官制亦有損益右布政右叅政及  
屬之檢校副理問案牘府之判同縣之丞簿漸次  
裁減不一景泰七年巡撫都御史蔣公琳至以假  
署外館非承流宣化之所奏徙城中得隙地以建  
衛宇規制宏壯輪奐一新儼以菲才為藩愚聞無  
補但以斯城爰自列聖相繼德化涵煦百年之久  
而前政寅僚奉宣德意漸摩撫循善政遺愛其注  
人耳目而決人心者也然而世遠人亡不能不泯  
用是撮建置大畧與昔今官僚名位庸刻之堅珉庶  
沿革履歷易見來者有徵且知祖宗肇造之艱繼

化之威遠俗至變之懿相與懋修職業益隆治化  
以永終譽於悠久儼則不敢自望相與僚采色圖之  
鐘鼓樓碑記  
望明有國度越前古天覆地載悉臣肆惟貴州本  
窮荒三代以前鄙而不治自後雖有壽縻不過通  
使以貢其土而已我太祖皇帝以大為之君乘  
天與之運威以神武綏以文德由是城郭宮室衣  
冠禮樂師儒命吏守將戍兵罔不周備而鐘鼓樓  
未建前都知監太監深水鄭公忠作鎮於茲歷十  
五年是為成化癸巳公於暇日訪求故老知其故  
址於城北陽正街蓋自前元嘗為順元都元帥  
府所建土城樓國初長其城於今北門而後彞其  
廢址世遠人亡無以考其沿革公以是役謀於巡  
撫都憲宋公欽總戎都督吳公經巡按侍御梁公  
澤既協其謀而三司僉以為然經始於是年四月  
八日鑿石南郊掄材北野陶於肆冶於場役匠與  
夫必更番而不再籍既食而又貨之有若傭者訖  
工之日是為明年甲午五月七日樓基以石為臺  
高六尺周方一十六丈有奇廣與之等而深則殺其五  
重其簷通高五丈有奇廣與之等而深則殺其五

之二馬鑄為大鐘者一製為大鼓者四又走使滇  
南募匠製為銅壺滴漏俱以良旦懸鐘真鼓於樓  
而奠壺於其下自是暮鼓晨鐘更漏有準節候不  
爽晝夜分明遠近之人莫不聳觀而趨聽使夫在  
公者不失其夜寐夙興之期養生者各遂其出作  
入息之候又外而使椎結之衆襁負其子而來環  
而觀之有若龍蟠虎踞鯨吼雷轟莫不改容而奪  
氣有以潛消其陸梁梗化之心可謂豐功偉績垂  
之不朽者

於是乎書

重建思州城碑記

明盧秩

思州府治春秋時本楚黔中地秦漢吳隋唐以來

郡治州治建置沿革隨時變易莫有定制宋大觀

丁亥蕃部長田祐恭願為王民始建思州即今思

南至元間自龍泉坪改置思州宣撫司於此天朝

鼎命率土賓王洪武壬子改思州宣慰司永樂壬

辰嗣宣慰者肆慈于羅憲典遂革宣慰司為思州

府入隸貴籓而領四司自是典郡者率天子命吏

為然而後先相代往往視解字如傳舍間有草創復  
苗寇焚蕩迺成化紀元之初蜀王君常以民部

尚書郎奉天子簡拔來知是郡仁風流布義問遠揚未及三載民有經業乃議築城維時總戎吳經叅戎彭倫俱頓兵清浪保障邊陲遂立心贊襄力主其事經始於成化庚寅訖工於甲午歲凡五更役凡萬徒為城一千三百步悉建連屋其上覆以陶瓦防風雨霜雪之凌周闢四門架層樓以置鐘鼓為寅夜之徹界四門以畫通衢因地勢以建公署逋逃四歸商民聚處環城內外櫛比蜂屯鮮有隙也蓋吏有所據以治事民有所倚以為安不逞之徒消其覬覦之謀去其鞬鞞之厄宜其皆安堵奠枕於今日矣

都御史題名碑記  
明洪鐘  
都御史之設國初無定員地方有大事則請之朝

遺廷臣往理之九卿正佐隨時簡命亦無定官出則奉簡檄給驛廩至其境凡事有宜俗利民者許便宜以行即古大夫出疆得專之義也事竟還亦無定期至正景間四方多事於是各邊腹地方有軍務者始遍設之矣貴州巡撫行院舊在省城南隅街守僻隘古乾宋公欽始遷建於此後先相承

益加闢治規度宏備時題名碑記未立恐其久而  
難稽也乃遍考舊籍得上元丁公璿以下廿四人  
并其字貫錫之於石以圖傳之永久之惟在公而無  
安危攸寄而刑賞黜陟舉得以專之與醜自見衡惟  
私明而無蔽而已鑑惟明也而妍與醜故妍者重  
平也而輕與重自分惟其無私無蔽也故妍者重  
者無所德而醜者輕者無所怨前之諸公所謂公  
與明者宜無媿矣抑豈無優劣之議者乎矧予小  
子永乏在茲尸素之謂吾固知其難乎免於後之  
人之議之矣噫前人行之而後人議之後人懼其  
議之而不思所以戒之則後  
之議者將無己矣可不慎哉

察院題名碑記

明席春

柱下史曰古者天子巡狩方岳開明堂朝諸侯躬  
行慶讓故諸侯率職而天下治自秦罷侯置守後  
世相仍天子不復巡狩時遣御史分按天下旌舉  
其更之賢能而廢職敗度者罷黜之用是有御史  
代天子巡狩之議御史之責重哉夫方岳守令古  
諸侯也御史得舉黜之是故御史良則察惟貞度  
惟肅否則察且玩度且弛也夫貞肅玩弛世用淳

澆而其端在御史御史之職始難矣貴州古祥柯  
地入國朝為宣慰使司舊隸四川設行都司以控  
制之永樂間始設藩省地雜漢彝蒞茲土者撫柔  
允諧則寧輯稍失則叛去加一生事邊徼冒功納  
賄者又從而開其隙則兵革無寧日按茲土者之  
所以難也察院舊有題名碑列開設以來巡按清  
軍刷卷諸公名氏於上迄今無餘地矣數年來代  
而去者闕漏無紀今年春延平胡子國華按是邦  
克振厥職邊鄙賴安暇閱前碑既盈迺謀勒石補  
題舊遺並俟來者春適被命叨按雲貴謂予宜有  
言春竊謂諸同官持風裁懋激揚皆有聲于時者  
不類亦獲廁名其上使春果賢後有指而言者曰  
此名御史也否則人將起而議其後矣可懼哉於  
戲人情無所警則玩則怠則議斯集矣有所  
警則懼懼則慎慎則議斯免矣春乃今視斯石能  
無警乎哲人自勵勉予小子是固胡子勒石意也

貴州按察司題名碑記  
明彭華  
州古彝蔡域秦漢來彝縻而已或稍郡縣終  
不能約之就法度我皇明有天下武功文教無遠  
弗及洪武初即貴州立都司統兵衛暨諸蠻長永

樂癸巳遂建布政司悉州郡其地間以宣慰宣撫  
主之越十八年庚子乃設按察司以李風紀置按  
察司副使僉事五員分治部內咸與中藩等矣顧  
四道於是三司相維以治部內咸與中藩等矣顧  
誕敷教化朝廷固付之有司而操黜陟任激揚使  
有司循禮法以導民者則在風紀得人與否其所  
係重矣同年盧君崇績自湖廣按察副使遷貴州  
按察使剗奸除弊扶弱植良甫及期吏畏民懷間  
出巡山谷閭里間喜其俗之日遷因嘆曰彝俗丕  
變固聖明之化亦由前此諸公奉揚之也盍錄其  
名氏勒諸堅珉以示永久乃走書徵予記之予曰  
先盧君官於貴者奚啻數十百人中固多賢未必  
盡賢者能以禮法持身率下不賢者自放於禮  
法之外烏足以勸吏導民盧君概書之將使後之  
人指其名歆羨其賢者而思取法譏諛其不賢者  
而內自省惕然戒懼油然而興起權然共相飭勵以  
正憲度仰稱聖明設官至意此  
其有警於在位者無窮也矣

興隆建學古未始有文也貴州志稱邑為狼洞歷  
興隆建學古未始有文也貴州志稱邑為狼洞歷

代罔攸臣其沿革無傳焉暨我明洪武己巳始開  
衛建官蓋已貢其士而呈其人矣又三十有四年  
為宣德甲寅始開學而拔焉猶未始有教之矣然時  
領其事者祇論於鄉而拔焉猶未始有教之矣又數  
十年為正統癸亥始設官分篆而生徒日益眾威  
於是人物寢備始赫然與中州並矣未幾今廣西  
右布政使周公瑛遂以春秋領庚午鄉薦登甲戌  
進士第而戊子則朱公玉羅公璿同發己酉則公  
子希默也凡三人其貢士登名胄監然後人知學  
士之貴狄公瑄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人科貢蟬聯  
衣冠委蛇視古昔殆將百一馬鳴呼地固若是其  
未改闢也民固若是其未改聚也而賢才之殊異  
乃如此亦獨何哉是固足以見國家變藝之治矣  
弘治二年予以罪謫興隆經會學員缺官遂得  
攝學事凡學中規制久已頽廢而諸科貢士僅名  
氏於堂之古壁鐫裂塵蝕日就湮滅間有求其人  
而弗可得者予甚憫焉乃僦工鑿石一通高七尺  
五而廣殺三之一磬為四面畫為四區題曰進士  
曰舉人曰監生而次其名氏於本區內仍各虛其  
餘以待來者樹立於戟門之外且亭焉工畢眾遂



乞予記昔周公之戒成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之命畢公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蓋言殷民之化不出於勸教則凡思佐王國  
而已矣故予之樹立斯石蓋以彰賢而明教也豈  
徒為斯民哉嗚呼名不易得也古昔人非有大功  
德於宗社則不得金石其名氏又有艱苦其行終  
身竟湮沒以幾一名氏而卒弗遂者名豈易得耶  
然則諸賢之勤名斯石者固宜益知所重而將來  
有志之士固宜益知所勸哉誠若是則知所以楨  
王國而率頑冥將於是乎賴也豈惟立石者之惠  
使或士焉而忘其名焉而忘其實祿位焉而急  
其職與忠則古所謂庸人也已雖貴且富吾無取  
焉耳名以遠善亦以遠惡遠之而弗善焉  
孰與不遠哉諸賢當知辨於此矣謹記

思州府題名碑記

唐宋元沿革

明蔡

潮

吳元

年前宣慰田氏歸附隸湖廣行省永樂壬辰田氏  
弄兵坐廢改宣慰為府分屬貴藩然地僻民貧游  
思為古黔中地歷隋唐宋元沿革不一國朝吳元

罪與發日微微焉翰為荒翳往年郡守張君常張  
君介漸次修舉而文獻猶未足徵正德丙子秋上  
元高君節守邦之三年嗟茲缺典博詢於長官周  
縉何純輩其所記憶前人之名氏籍貫凡二十六  
人屬記於予予惟思郡蕞爾一隅猥潛荒服重以  
彝氛歲歉之故吏茲土者恒以投瘡禦魑視之速  
欲解去不能一朝寧處自崔賀啓治以來能久安  
其位不甚鄙彝其民者王張趙李唐孫嚴柴暨今  
高趙數公馬高侯又能於勞來安輯之暇以經術  
訓飭子弟且猶徵文辭以表章思郡思何陋矣術

文昌祠碑記

明教宗慶

郡庠東北隅舊有文昌祠歲久而圯廢矣然神像  
巍然猶存吾師楚鄒異齋鍾先生來司教之三年  
乃捐俸構堂三楹樓神於中傍為弟子號舍時宗  
慶歸自京師過祠下拜手而諗諸眾曰祠以祀功  
也祀德也匪功匪德則詔焉耳矣此有庫象祀江  
南淫祠千七百所何如朝夕懇誨我諸生者何如  
日所以自處者何如朝夕懇誨我諸生者何如茲  
於祠祀豈有所謂詔者哉但世所傳謂文昌君有  
九十三化日司科甲富貴之籙率多幻妄不經果

能如此則茲祀不為詔也幾希按六月詩有曰張仲孝友求其人則文昌君也父早逝事母黃至孝執祖之喪哀毀踰禮奉先職為周保氏作白駒泐水以警宣王其忠孝大節凜凜若此雖事載野史雜記之中然而古今所傳諒不多誣先生所以祠而祀之者其不在於斯乎不然昔山尹彭山時胡為乎有伯張網李密忠孝之祠也吾儕二三子於此而知所以高山仰止焉則先生非詔舉文昌有靈亦於是焉安矣

學校之設揮秀民羣處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惇治體探化原以成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且感哀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繫實治道之最先且急者高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為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甲戌前禮殿後講堂旁為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具如法式景泰間御史楊綱副使李睿嘗因舊增

修之則又建尊經閣於堂後育英堂於閣前翼之  
幕室以居諸生之講肄者於是乎規制大備而為  
國作人之意益以廣矣百五十年來此邦之士往  
往以明經效用齒於內地豈非以上之聲教所及  
既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耶比者閣日就頽  
而所為育英堂者僅存其故址御史江君汝器以  
清戎至見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為  
非吾責耶謀於巡撫都御史熊君子山巡按御史  
劉君器重議既允協遂卜日鳩工而從事焉堂與  
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二楹今增六矣已而撫按  
復用僉事趙公淵議併建神廚及祭器樂器二庫  
徙泮池祀鄉賢凡位著名物之有關於學者罔有  
弗飾經始於甲申秋七月而以乙酉冬十月告成  
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於君整及於民  
事皆與焉既成使來請記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  
物自然之理然當其壞也苟不更新以飭乎始下  
寧以備乎終則已壞者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  
速壞豈君子振民育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志

畢力易故為新而又欲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  
何其勤耶士之藏修於此者其惟念學殖之不可  
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就正曰取遺編而玩  
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期待由是進而  
為百執事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輔義以尊主庇  
民脫弗過其時猶必仗節死義以勉進乎忠孝夫  
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才報國之意若徒志於青紫  
買積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有豈端使然哉  
蔡公祠碑記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  
生祠非古也記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  
能捍大患則祀之故岷山表叔子之靈宣城著謝  
公之姓是也清平蔡公生祠之亦此與正德  
十三年清平縣苗彝作亂據香爐山以為巢穴憑  
陵遠近動搖藩省清平其切近蓋門庭之寇也賊  
擁數千之衆攻城適以少叅分守其地內無勁  
卒外鮮之強援止以數百守城之兵畫地分障運奇  
設謀擒其桀黠散其黨與不數日賊俱引去闔城  
老幼得再造皆公之恩也未幾公遷去民不能忘  
迺為生祠二楹肖公像於中飲食必祭且私之曰  
此吾清平之羅池柳侯潮陽韓公也祠成三十年

餘為嘉靖庚戌麻城喻九山以公高弟僉憲貴陽  
道經清平謁祠下見確碑尚未有詞徵記於秋  
惟公在貴凡八九年不鄙其地所在多品題建  
置公之去貴三十年矣而貴人思公德澤者如昔  
公以貴參議陞福建叅政轉河南右方伯人方仰  
其柄用乃抗議乞休時論高之左布政使思南田  
秋謹記

永寧古蘭州地其學自元己有之而重修於國朝

洪武四年紅崖諸山爭妍獻秀疊翠如屏二永合  
流襟帶於前雲影天光四時輝映而此學獨據上  
游蓋勝槩也靈鍾秀毓豈終秘之而徒泄之耶士  
之出乎其間英偉秀發歌鹿鳴而對大廷者科不  
乏人謂非茲學之助不可也獨惜夫規制未備久  
寢頽敝已百五十年於茲矣大成殿雖一新於藩  
叅鉛山費公而其餘皆未遑也頃歲芒燠禍結叅  
戎成都何侯以文武才畧薦受節鉞璽書來鎮茲  
土謁廟至學舍而言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先聖教也學舍至此何以遠人為文德地耶時雖督兵

進劉不卽及此而心則惓惓也既而南征凱旋受  
成獻馘復至於學則又嘆曰托之空言吾之耻也  
遂謀諸同事參藩毛李二公三憲胡歐舒公議論  
允合乃請於都憲王公熊公侍御馬公鍾公給公  
帑之助者半餘費悉何公自經畫之以煩民於  
是卜吉鳩工百役俱作以指揮石鐘宣撫奢爵董  
其役以千戶丁祥李本土舍王鳳昇任其勞首徹  
明倫堂之舊而更新之厥材孔良厥度維章次之  
廟廡戟門又次之齋舍廡宇巍然煥然與學宮稱  
惟孔廟雖仍其舊而瓦椽之更垣楹之飾視昔有  
加當工師求木以未充是慮會一夕大水而楹楠  
順流至學宮前者以百數計噫天其有意於斯乎  
抑何公之誠有格於斯乎不然此木胡為來也學  
宮之解舊缺其一因謀地隣而加闢焉且并地界  
而盡垣之外樹以栢周  
環堅壯宏麗而學成矣  
貴陽都察院題名碑記  
明徐洪公為之  
記兩江後為刑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余  
嘗官於部見其器度弘博有大臣端揆風記中制

度沿革疆圉綏威兵民安養亦概言之而所書名氏則自正統癸亥訖於正德辛巳以後無餘石而亦莫為之續也余承乏至見所控諸桀黠吞殘所司狎習麇糜弗申大戮而又丁兵後帑藏耗亡既已爬搔救集以為邊休其跳梁甚者又弗獲已於動眾以為民靖至於軌度之所未能周而風紀之所不能廢者非拾公之遺粕以旁搜遠取酌時宜以資損益其安所取哀哉夫考其事必知其名知其名斯知其人之不可已也如是古之人箴銘簡牘琬琰彝敦為謨訓箴銘類皆圖遠以志勿忘至其實之所在而為可久者則雖編磨石泐而所以不忘猶存也昔司馬文正公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將欲揭諸後之人俾矚目警心聿與勸戒然則今日之記寧非後事之師乎用是以懼爰命伐石以續書焉

興隆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瓔珞若搏風之鵬翻隼



翔鶴螭虺之糾蟠獠狖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  
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密回伏喬林秀  
木垂蔭蔽虧鳴瀑青溪停迴引映天下之山萃於  
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李之往來日攀援下  
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僻者一入雲  
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  
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  
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  
不忍去則茲巖之盛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與隆偏  
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困饑悴宜有休  
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  
彝侂林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  
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  
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李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  
乃捐貲備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  
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彝之人知有  
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導之不  
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  
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使而成  
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

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  
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  
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  
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斂勞者有所休  
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為竭忠効誠  
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  
於石適余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  
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  
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  
其心之所不媿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豈非見外  
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  
己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治於指揮  
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  
葺而公館之建  
則自今日始

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於江門驛

陝西川自保寧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樞達於青川  
上下數里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

而江門險灘伐石穿漕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  
處東西南北廣輪緯五千餘里至驛奠郵檣橋架  
棧刻為平通藝達華航鯨波而梯鳥道去嶮嶮而  
就奠庾其功力豈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  
成殆有神哉五丁之開金牛李冰之鑿離堆豈復  
讓耶公自製碑文刻之歲月工費首尾悉具慎潔  
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罪史局書室訪求國初  
功臣名不見所謂景川者鳳陽黃金纂述開國功  
路濬江昉于何人非缺典歟銘曰界首之流達於  
江漾以長兮湖湯湯亘以石梁舟楫昉兮天啓聖  
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狼潭狂莫為彝庚比宣  
房兮百八十霜功績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闡  
幽是囊廟以觴兮偉革有創旌旆其颺匪龐涼兮  
薦鯉膾鮐烹豚封羊篋篋享兮徽福祈祥惟神洋  
洋降茲鄉兮南輪北航往來康莊無劬勤兮淦淦  
昭暘芷茂蘭昌昭馨香兮樹碣  
崇岡刻辭琳瑯示茫茫兮

貴州貢院碑記  
貴州古荒服也虞帝北而不畜殷宗明吳維嶽秦

漢以降遲則瀕洞順亦麤靡無定疆無恒賦至我  
皇明混一寰宇際天所覆寄象艱譚殊俗向風貴  
州遂登版籍尊設學校興冠裳俎豆之儀洪武甲  
子天下開科取士貴州赴雲南試永樂乙未貴州  
始樹藩臬建省等內地文教寢明今上凝命申興  
盡倫盡制澤洽威暢古所不畜而未化者咸入涵  
濡陶鑄中雖疏踰巖穴之夫罔不喁喁承德貴士  
引領開科希奎壁之焰者愈切嘉靖庚寅給事中  
田秋疏為貴士請下撫按議踰五年乙未巡按御  
史王公杏具奏貴建省設學校養士歷百五十餘  
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諸生就試雲南苦於道路今  
度地得西南隅甚勝可以營建計所需金二千四  
百有奇檢藩貯羨緡可辦夫士感既足為科而費  
復易措倘另開科可免諸士跋涉益感恩勵學願  
覩賓興盛事以仰贊聖化從秋議便宗伯覆言事  
輿時可乃荷俞行限取士二十有五歲丁酉火麗  
金方運屬貴州遂專試諸生驚翔豹變彬彬以升  
放榜日會有龍見之祥次年敷策內廷拜秩者四  
人又踰十年丙午巡撫王公學益巡按蕭公端蒙  
念貴士愈日感請廣解額復增五人前後符河圖

地數維嶽不類祇役茲土今甲子復當大比周視  
棘門疏密岡巒左聳溪環如帶旣美其地之勝而  
有待顧碑則缺焉貴州鴻濛弗論即有虞廷昭代  
三千六百餘年甫脫烟莽晦冥遂起為揖讓之區  
又將二百年值我皇上崇文顯俊闢科增額聲教  
闡朗將與中原相雄長顧盛典未述且邊裔鮮掌  
故歲月漸久舊簡易湮將命創議成事者或泯或  
湮非所以揚丕績而答昌期也因亟蒐使續採其  
志而伐石以

修思南府學碑記  
思南學為宣慰氏舊居先師廟乃舊居堂皇兩杏

樹干霄蔽兩階宣慰氏所植傳者近三百年云若  
為今杏壇樹者樹不易果果惟比士歲登第數視

果數樹亦奇矣弘治前廟廡規制不稱正德辛巳  
郡守李公文敏拓之日久就圯逮隆慶辛未郡守

育菴田公關白更吏出貲筭撤朽新焉起做棟葺  
垂撩華椽藻幹葉幔易瓦自廟廡亭堂門塔臺壩

皆被舊增麗美博士宅先在明倫堂左正德間遷  
於堂右撓不可居還於左至於藏修甲乙舍皆墮

地矣即舊址復之工有緒將進諸學士綴習其間  
置經史若干費約而勞勩則多矣間里民毫無喧  
也壬申涓自粵入都過舍者封樹育菴田公泊司  
理松滋伍公晉諸譽彥真武觀中論孔子之學育  
菴曰孔學學仁也是曰陽和清穆雲行鳥飛天地  
生生大德洪覺兩間在坐者長幼循序答問取次  
誦書歌詩肅肅雝雝滑曰此即仁何以加諸命涓  
省里甲氓隸庸調獎孝弟力田者道不誼以教化  
措法比不用此即仁何以加諸命涓撰學記且欲  
得一語明孔仁以勵諸譽髦今九載尚虛然諾  
也萬曆戊寅郡守王公逢吾屈公崑源以名侍御來思南繼  
修之司理王公逢吾屈公崑源以名侍御來思南繼  
昌宮培學之左山修櫺星門儼學之具瞻敬一亭  
乃批剝圯矣新其椽墉名宦舊合祀於鄉賢祠奠  
祝雜施也分祠祀之且命場師植翠栢芳桂數百  
章育菴之所未為者益備矣其教膠序給膏楮視  
士比偶文皆罔抒心乃授軌義俾由衷還雅己卯  
占解額即倍往歲興學愛士汲汲然渭不得指拾  
也感今憶往記之曰孔子學學仁也堯舜禹周莫  
不以此生人孔子緒述之授於三千朋徒非惟三

千朋徒媚其誼指即顯者邦君卿大夫隱者接與  
荷蕢以至難與言如互鄉愚幼如闕黨小子罔不  
鯁鯁引誘欲人人共立而共達焉用是皇皇於齊  
衛陳蔡宋楚之邦席不暇煖轍不得輟其心為何  
心耶孔子四方千古之心與蓋載大德並之無二  
已今委蛇膠序間讀孔子遺書展袞逐墨并心而  
赴時父師見其誦讀勤劬不少悖謬師可之父兄  
以至朋戚皆稱可不以為非彼亦怡然自許也其  
可而許也果孔子所謂仁者乎長獻於有司信謀  
染楮不可窮以辭有司見其不可窮以詞而其詞  
不忤於魯故有司可之黨里四字人士皆稱孔子所  
以為非彼亦泰然自滿也其可而滿也果孔子所  
謂仁者乎果為仁即日轉袞日逐墨日背冥已比就  
否否則道越而欲面冥山吾見其日背冥已比就  
除日得蒞蒼赤措注牢割與往歲習於父師獻於  
有司者証合否耶其不視往昔所為如故楮弁髦  
鮮矣官足而身退宮室隆矣妻妾容與備矣問其  
向所謂誦讀者十不能記其二三也若夜寐呻嚶  
中事矣已不用又使其子弟為之子弟能以其所  
怡然泰然者閭里之人靡不哆哆而聲稱有以孔

子所生人者喁喁款語卽相顧逡巡辟易莫敢或承有疾視焦謬以為遠且於國家造士顧欲得若人己哉昔兩杏樹今栢桂初植培以沃土灌以甘澤其根以猥大其枝柯根既深惟不害其長不得動壘而增設焉孔子之仁卽樹根抵也養士於膠序也厚其饋廩縱其游習土沃而澤甘其欲拔地千丈不稱良於崇朝者也以孔子遺書比偶為文詞是枝葉耳國家課士以枝葉因以觀士中藏非教人逐逐外驚也至於挾無當空言獵榮邀利斧斤伐之牛羊牧之且又濯濯槁矣吾卽士彥邇共湄明孔學於川上學舍躬庸德之行篤信底理彬彬然近仁豈若是瀾瀾下哉育菴田公諱稔山東高唐人崑源王公諱琢玉莘縣人逢吾王公諱奇嗣蜀之蓬州人心褻屈公諱羣言粵之番禺人昔陽明王書院碑記糾論逆瑾請居貴陽之龍場者三年始至居岩箬與彝犵豺豨為伍於是屏徒侶絕書丹盡棄昔時僊佛之見畫體而夕思之已而忽悟吾心本來之體與古聖賢無殊中夜躍然不自知其手足之舞蹈身之在藝落也而道德之奧



經綸之業咸於是乎基焉貴陽舊有祠與書院祀  
先生既而遷徙靡常僻在委巷中予奉命撫茲地  
抵祠下嘆曰此豈所以妥先生靈者哉檄司府為  
改建之於是方伯蔡君文憲使馮君成能協其議  
命知府李漢等董其役擇軍門前左空基為之而  
增以民居出贖鏹以佐其費前為享堂後為講堂  
俱六楹前棹楔於通衢扁曰陽明書院未幾工告成  
大門樹棹楔於通衢扁曰陽明書院未幾工告成  
予乃諭於象曰夫尚德而右功者非天地之居龍場  
崇德而報功者非人心之良乎惟先生之居龍場  
也不獨悟徹微旨而功德實大可表見惟時鑿長  
欲減驛館變百年成規阿賈阿札等擅兵為地方  
患先生徐出數語以利害喻之其言輒中肯綮乃  
竟落其膽而不敢萌僭肆之念數十年來貴陽賴  
以安堵者非先生之功遺之耶始貴陽人士未  
學先生羣諸弟子日與講明良知之旨聽者勃  
感觸日革其澆漓之俗而還諸淳邇者衣冠濟濟  
與齊魯竝先生倡導之德至於今不衰改祠宇而  
新廟貌固所以闡揚先烈抑亦以貽後範於無窮  
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尤著於江右為江之上游窮

三巢馮險肆禍相時撫剿動中機宜寧藩不軌力  
戰鄱湖而奏厥績方其鎮虔與撫洪都時日與士  
大夫究心性命雖和寒暑雨罔輟其所造成人  
才彬彬然繼師志而効國家之用今在吉有懷德祠  
在虔有報功祠其遐思仰體者視諸貴陽尤甚也  
故人於先生之澤知其汪洋於天下而不知入於  
江右為獨深知其涵濡於江右而不知於貴陽為  
獨至于江右人也而官於貴陽故其知先生之功  
德尤為獨詳雖然先生之精粹造詣之淵微非  
可得而言也而其涵養之精粹造詣之淵微非  
見之所能窺測者不可得而知也嗣是官茲境與  
生茲地者願瞻遺像奮志思齊由其可得言者以  
潛究其不可得而知者庶幾毋忘先生  
生之澤而不可得而知者庶幾毋忘先生

新鎮道題名碑記  
分守新鎮道行省逾庾辰叅

萬曆成寅平越創建分守新鎮道行省逾庾辰叅  
議振海黃公駐節於茲樹績宣榘起殘敷惠蓋一  
方遂極靖謐云粵稽貴竹本古鬼方靡莫地秦漢  
晉來稽置黔中詳柯夜郎訪即唐宋元或附楚或  
附蜀或置八番羅甸順元宣慰都元帥要以土蠻

順叛殊狀又隔關中土故率隨所疏屬而區處之  
未  
有  
畫  
一  
逮  
我  
明  
威  
德  
四  
被  
風  
化  
昭  
啟  
為  
列  
郡  
縣  
衛  
戍  
設  
省  
設  
臺  
設  
閫  
曰  
三  
司  
埒  
他  
藩  
細  
紀  
法  
度  
燦  
然  
具  
舉  
矣  
省  
臺  
各  
有  
長  
有  
貳  
省  
之  
貳  
分  
守  
各  
路  
臺  
者  
不  
論  
其  
分  
守  
新  
鎮  
都  
清  
兵  
巡  
專  
轄  
都  
勻  
鎮  
遠  
黎  
平  
三  
郡  
龍  
里  
新  
添  
平  
越  
清  
平  
都  
勻  
興  
隆  
黃  
平  
七  
衛  
所  
兼  
綜  
湖  
廣  
偏  
橋  
鎮  
遠  
清  
浪  
平  
都  
勻  
興  
隆  
黃  
平  
七  
衛  
廣  
西  
南  
丹  
一  
州  
山  
河  
遠  
阻  
蠻  
苗  
獠  
悍  
疊  
征  
凋  
廢  
地  
產  
些  
窳  
皆  
倍  
蓰  
他  
路  
不  
可  
不  
謂  
難  
與  
劇  
矣  
都  
清  
兵  
巡  
駐  
都  
勻  
久  
在  
提  
封  
中  
章  
程  
之  
沿  
革  
戶  
賦  
之  
征  
徭  
徵  
塞  
之  
防  
捍  
課  
殿  
之  
施  
設  
莫  
不  
資  
揆  
度  
取  
裁  
擇  
乃  
分  
守  
以  
駐  
都  
會  
去  
牽  
路  
迥  
遠  
一  
切  
上  
之  
人  
案  
牘  
關  
白  
甚  
夥  
故  
下  
之  
人  
第  
習  
知  
兵  
巡  
不  
復  
知  
分  
守  
乃  
分  
守  
亦  
延  
緣  
往  
昔  
之  
素  
樂  
閒  
適  
目  
為  
吏  
隱  
而  
亦  
自  
以  
燕  
安  
不  
鈞  
校  
非  
一  
朝  
夕  
所  
由  
來  
漸  
也  
萬  
曆  
乙  
亥  
雲  
南  
寅  
所  
嚴  
公  
清  
巡  
撫  
茲  
土  
察  
之  
因  
駐  
都  
會  
諸  
分  
守  
大  
夫  
屢  
日  
開  
衙  
有  
全  
無  
報  
牒  
及  
稟  
公  
家  
計  
者  
嘆  
曰  
分  
守  
兵  
巡  
均  
地  
官  
要  
秩  
分  
守  
無  
所  
事  
事  
若  
是  
朝  
廷  
列  
秩  
本  
意  
必  
不  
其  
然  
遂  
疏  
於  
朝  
大  
約  
謂  
詰  
戎  
勅  
罰

廣厲條憲為兵巡事理財彙澤奠守封疆為分守  
事銓管雖異實須偕濟不可以獨倚一偏臣簡核  
分守貴寧同畢節難控馭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  
一兵巡駐畢節難控馭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  
分守新鎮同都清兵巡臺貴筑北路境壤犬牙於  
他藩尤甚劫效且充物宜以分守新鎮道移駐平  
越分守安平宜改兼清軍清軍事務守巡兵備宜協  
聲聞易及彼此俱利其鉅細諸務守巡兵備宜協  
恭調贊文武臧否則交互詳覆獄訟則交互鞫讞  
定命遴委典授則交互詳覆獄訟則交互鞫讞  
任則互相權攝兵刑主兵巡分守參之錢穀主分  
守兵巡參之事可責成官無尸曠免偏重之嫌得  
術業共飭之義策似便制下吏部議如撫臣指制  
下允所請而分守新鎮即移平越矣是時分守已  
渝劉公世賞爰卜平越城內隙地丁癸向吉選經  
歷劉信董厥工繕造於丙子十二月構堅於丁丑  
三月完美於戊寅二月堂廡署門楔階除攸躋  
攸寧有倫有序功既畢諸公俾清平孫生應鰲記  
其事孫生曰凡公署有題名將覈治蹟垂標準備  
徵文獻稽實功令抑亦待觀者按評品而彰鑒戒

之旨咸寓於中茲所營拓已見部使善審畫不再  
具吾間物聚則好醜形事比則得失辨人並則賢  
不肖判異日士民觀斯石口誦而手摘曰某裨益  
邦域某遺愛在人人心有去思某節檄當名官則斯  
石非特分守諸大夫考政鏡德之林實一方所由  
視為甘棠蔽芾勿剪伐敗拜之具哉余固不能私  
不矣

私矣  
提學道題名碑記  
國朝稽古建官尤重文學之臣在兩都命司成掌  
其事在諸路命憲臣奉璽書乘傳得非隆官師求  
茂材異等光輔中興之業乎歲己未予自禮官大  
夫督學貴陽既至閱公署舊無題名夫今之守一  
官者無論中外巨細其所居必紀名而貴之督學  
獨闕焉曷以昭懿矩垂將來爰慨文獻之莫徵悼  
先哲之易泯蒐求往牒咨詢故老得上元沈君而  
下凡二十四人以予耳目所睹記其人皆卓犖恬  
靜夫光匿美列於不朽之塗視他省為獨盛何恬  
哉夫味道腴者甘澹泊薄寵利者樂疎逖巨材  
於深箐丹砂伏于幽岩足跡不履採搆不逮故得

全其天真珍奇錦繡列于通衢朝過而夕鬻二者較其遲速不可同日語矣貴陽僻壤寂寞之態等於野成荒村溺紛華者不居焉然貴雖殊俗雜處章縫之堂皆能習孔孟之說誦仁義之文其質淳朴愿慤循循雅馴以予振鐸其間甚易相信又其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時如春得陰陽之和彼煌煌要津炎炎通達或以告夫後之蒞茲土者者多薄貴陽故識之以告夫後之蒞茲土者黔陽府學碑記黔中自古西南彝地自高皇帝開乾聲造後遂得列為藩服而貴陽尤黔省首郡故牂柯程番地更始於穆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令甲一時規恢未備姑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為瞻禮陳樂也者則第因宣慰而貴陽附焉萬曆甲午春當事者始興叔建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昔為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最勝之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御石若始告成亦閱三年於茲余被命撫黔時用師高

之曰詩言既作類宮淮彝攸服且懷好音也先生  
茲苗醜不二於淮獻之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  
終無意乎余謂黔即古羅甸國鋒悍時起七萃聯  
鑣士之覽穰首入穀者與燕趙爭奇亡論已方今  
聖天子右文教諸藩皆以制科加額請特於黔詔  
可豈以諸士異采嫺辭緣飾儒術為足多亦以  
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旬修蜚騰茂實  
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訂也士生斯際千  
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  
何以摠所學而不負吾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  
蕩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徼外原揅用夏之  
權向之抵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  
館諸士服習已深即令舍移而中不移者使  
處為孝悌出為忠良胥自翺翔書園間養之語云  
堅樹在始今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高  
論若猥竊而附於魯頌之末則余豈敢  
余置貴陽右文田碑記于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  
者食者憂之乃出廩餘分之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  
者之辜也乃出廩餘分之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

及見萬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為之  
傳今計田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  
二公於諸生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  
倉距省四百里而遙使貧士躡蹻度支所得差半  
故郡諸生之無田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  
價以糶隨價以解士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  
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空言移粟人其謂我何固  
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為當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  
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號沃疇歲收米二百  
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於藩而大半肥佃者余以  
為肩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以講武今以修文  
為當之田昔贍戎剛不若贍文髦從今衝朝不馳  
而瑤華耀爽黔雖丹徼乎亦知左武矣與直指應  
公議割其田於庠復以叁百金置田益之總命之  
為右云

重修鐘鼓樓碑記  
萬曆己亥夏六月予奉天子命來撫黔故事三日  
謁文廟廟在城北隅道鐘鼓樓下予仰眺之規頗  
昂崇勢若地崩心識之謂當釐改也於時有夜郎



之役亡論藏匱弗充民敝弗振卽吾儕心思弗暇  
及庚子六月六日夜卽平貴陽劉太守文光來黔  
仲秋稍隳守偕徐丞庭綬請於子及柱史宋公曰  
挈壺之政匪棘匪遽君子小人興息維時以司晨  
昏以嚴更漏惟鼓與鐘是賴此黃帝所推迎唐堯  
所敬授者茲樓且圯守甚懼亡以爲民觀也葺之  
亟予與宋公敬諾下監司議司檄守會而稽之材  
若干章竹若干箇壑若干畚糶若干鍾楮堊青黝  
若干色劊劊鈞繩若干匠錢若干緡守與丞總之  
中軍官劉岳指揮楊師震李棟材槌礮役之千戶  
金麟李東生百戶王懋勳吏目張大紀護作之辛  
丑六月劉守遷憲副署平越府經理夜卽去天子  
命宋公往按滇命柱史畢公至趣其役  
徐丞竭力已事以某月落成而請紀其成於石予  
諗之曰危哉樓也寧獨貯鐘鼓一刻漏已乎寧獨  
朝夕弗迷風雨已乎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鑠  
金爲鐘四時九鼓弗故鐘調則君道得五音十二  
鼓無當焉而弗鼓弗和其聲一刻漏法漏水一  
升重一斤時經一刻故鐘爲聲氣之母鼓爲象樂  
之君刻漏爲中星之驗惟其一也一也者所以一

民視聽之不一也周禮六典夏官挈壺秋官司寤  
春官雞人漢以後太史掌之隋置刻漏令掌以率  
更教以博士典以韋漏司刻分時唱之漏童更以  
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故含元賦曰節尋漏於  
鐘律架危樓之筍虞鐘鼓之有樓舊矣黔當珍彝  
斂霧三渡息波之後舉斯樓而更新之景鐘高懸  
夔鼓雷鳴玉衡稱物金壺博施曉而鐘耶吾儕蒞  
茲土者何以修天子之業命考其國職謹其庶政  
士何以受業何以講貫自成卒庶人而下明而動  
何以耕食何以鑿飲何以蒐苗獮狩夕而鐘邪鼓  
而嚴邪吾儕蒞茲土者何以序其業糾其典刑儆  
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士何以習復何以計過  
無憾而後即安自戍卒庶人而下晦而休何以宵  
緇何以夜績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庶幾日惜寸陰  
夜知向晨斯樓之新為不徒矣嗟嗟予以斯樓廢  
興之故而重有感也樓初於成化甲午賁自鄭都  
知忠始記出白少保圭筆其語周覈通志亦稱忠  
有心計與總兵李貴撫捕諸苗貴人為立祠尸祝  
之今銀瑤左貂充斥宇內飛而食人在右重足黔  
以瘠土大兵後主上聞而不遣而吾儕得以韜戈

撤堠之餘因革明時乘隙葺樓以都知始者以吾  
儕新不可謂非大幸故若鄭都知者自今眎之固  
亦鐵中之錚錚與而况勅樓故碑猶言言也監  
司郡縣之衛所與是役者例得書姓氏於石之右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  
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  
稱亡子孫陳乞即高賢未免堙坳抑勢使然乎亡  
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  
而李不謚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  
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  
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云秩庠亦其嗣  
斬也人臣豎太常之勲死為若教之鬼非國家  
念其故恤其私誰為然己溺之灰而反既失之履  
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  
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  
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  
謚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謚忠肅少師夏  
公言謚文懿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尚書孫公應鰲  
謚文恭文懿之謚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

華同請者公賜謚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  
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啟周等以公  
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為三秦士師瞽宗北  
雍為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  
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  
也溫公曰弟子即誦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  
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  
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臯縣人占  
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  
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  
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為大理卿遷戶  
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  
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右侍郎晉南京  
工部尚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曆庚子章等為  
請謚於朝壬寅詔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  
清平城中予按謚法恭有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  
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  
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  
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  
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

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  
孫淮海李同野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  
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  
理學已復為公請謚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  
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名之  
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  
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  
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  
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  
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  
謚及建祠顛末祠即公書舍故址袁若干丈長若  
干丈中為堂祀公堂外為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  
恭公祠祭田若干畝具在碑陰

野馬川乾河橋碑記而川無舟梁單襄公卜其將  
竊嘗疑之陳火朝覲而川無舟梁單襄公卜其將  
有大咎溱洧之濟不枉不梁僑捐一車而孟之數  
其不知為政夫舟梁伐伐瑣務何與於存亡之數  
道路之修職於司險何與於相國而單規之密孟  
責之備奚也先王之教曰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其

時做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所以為橋梁道路計如此其豫而陳鄭廢其教不  
修其制其何能國黔烏撒城東百三十里有野馬  
川歲冬春雨未集平沙迤邐如履康莊夏秋暑雨  
四山攢簇泉壑奔騰百道瀑泉傾搖並下平地漲  
丈餘湍急澎湃如萬馬突馳不可羈策故曰野馬  
川土人冒雨而渡水漲淹坳阻行不下六七人下流  
無瀉以天生眼為尾閭一雨阻行人輒留數日無  
以為寄寓施舍然而冬春水涸故又曰乾河橋舊  
橋高僅數尺長三丈水漲并橋沒焉無碑利涉萬  
歷庚子柱史宋公西巡烏撒停車問俗父老衆募  
緣僧某進白狀乞改建石梁宋公愀然曰野馬歲  
溺六七人積十年為六七者十積百年為六七者  
百可哀己乃捐百金及賑穀百石倡之予聞助五  
十金壬寅柱史畢公西巡助五十金宋公按滇復  
發三十金趨之計後先士民樂助不下千金初委  
千戶章甫劉世勳三年未就復委守備張世臣千  
戶張懋功及義民固國珠羅仲金等與之期而畢  
工始造於庚子某月己事於癸卯某月橋長十丈  
有奇橫二丈有奇高三丈有奇翼以闌與長埒為

洞三橋東西為隄路十五丈有奇橫一丈有奇  
公自滇書來命予紀其事予嘗歷陳鄭之郊矣  
水洧水五梁陳佗董董厲揭可涉彼其時主相  
慢之寧儀行父亡足責己子產象人之母而慮  
及是葉正則以為或有故未可知也烏撒彝方  
天一月之間霽日幾何而野馬驟漲眎溱洧梁  
難易倍蓰令襄公孟子見之其感慨又當何如  
公兩巡黔中討夜郎討皮林賑大侵藥大疫百政  
具舉茲特其平政一端而予以單公之規規之  
必有以大慶流及子孫語云活千人者侯趙充國  
於富平津而封當陽不若左券哉又烏知野馬  
宋公之河  
湟富平也

重建都勻府堂碑記  
黔古西南徼都勻徼外重鎮也四塞為依孤城自  
衛扼柱象之喉引川播之掖廣以西聯唇齒黔以  
南籍藩籬按志所云顧不綦重哉高皇統有南  
服後屢朝隸屬於衛府嗣設於孝宗之弘治六年  
府署落成明年實先知府事凌公文獻與推官舒

君惟網所創建也百餘年來聖祖神宗與今皇帝  
覆冒於上後先守土諸大夫經綸康濟於下亦既  
久安長治偉然種雄都矣第歲時既久物力漸  
諸猶可隨時修輯而顧瞻堂皇朽蠹於風雨者且  
日甚一日亡論觀瞻體統之弗肅卽以視垂堂之  
戒若何也太府凌公暨節推蔣君咸以爲請先部  
院郭公直指馮公藩臬監司趙公甘公僉報可竟  
遠巡至於今豈盡由財用絀乏經畫艱哉抑亦天  
時人事相待而有成也庚戌首夏天子特簡吳公  
來守是邦公揆度周覽引爲己任檄下所司飭材  
鳩工會江公驟發有獲巨材來獻者公乃詔梓人  
曰建樹在始其謹爾繩墨釐爾尺寸俾毋失度詔  
陶人巧人曰毀瓦畫鏤官有常刑其端搗埴慎設  
色無淫巧亦無苦窳又屬吏於工者曰財與民國  
家所愛惜臺司所諄切也爾更於工者曰財與民國  
材度工既廩稱事期乃言底績一切殫厥心而以  
經歷王文元董馬經始於仲秋完美於仲冬非曠  
時也信而後勞庶民子來非徵怨也蓋一振作間  
前而百十有八年之規制此其長維新後而千萬  
之觀瞻體統此其攸暨矣昔長府之役魯在所可



已故閔子之言聖人取焉晉以隸人之館列國利賴  
子產壞之一聞其對詞為築諸侯之館有堂匪諸  
僑之館比也宣德達情綏輯糾正百責攸萃非僅  
侯一長府也公當必不可緩之役為逸道之使自  
此堂一新百姓之耳目庶僚之心志罔有弗新者  
奚翅朝吾施而夕聞閭不下堂序而明見萬里也  
哉且夫堂室堅則藩籬益固心神尊則唇齒永相  
依附公乎大有造於西南可謂凌大夫以後一人  
矣余聞天下事廢於因循而擾於紛更要不獨一  
興作為然大都因循者以官為傳舍漫無所事  
紛更者又狹小前人之制度而惟吾意所欲為此  
素餐之譏成憲之鑿與節以制度之訓聖人所以  
惓惓也竊視公此舉張而不弛為而不擾其銳然  
革故而鼎新也不牽道傍不泥堪輿其他仍舊貫  
而無所改作也於財不傷於民不害以質詩書大  
易之旨有弗合乎使有官君子能若公吾無憂天  
下矣堂成公擇吉視事報竣臺司大中丞胡公直  
指公藩臬大夫沈公盛公沈公王公咸嘉乃丕績  
文武吏士與余等二三子民忭蹈鼓舞謂公幘幪

我為德當無已時公不鄙屬尚象記其事象膚淺  
曷能贊一詞蓋考尚書之命畢公曰公其為成周  
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余于公亦云然若公升  
恒事業與茲堂相不朽則聖祖神宗陰祐之皇上  
行顯庸之吾何贊公諱賀江西臨川人由南廷尉  
郎高第出守雲中云刑廳董公諱孚毓四川江津人

觀風臺碑記

明畢三才

昔稱人物志多繫乎風土夫五方之英成於天地

孕於山川資為國用地靈人傑祥發符徵機固不

偶然也黔當萬山中為西南荒服稱不庭不貢之

區乃高皇帝開闢疆宇列聖翺翔道迨我皇上

御寓三十二年車書禮樂廓為大同一時戶口殷

繁豪傑颺起聲名文物幾埒上國夫非山靈使然

歟歲壬寅余奉命按茲土入境見其山川構會慨

然有望雲物察祲祥之思惟是行役不遑事有所

待造二年所其於士民土俗形勝歷覽益遍竊疑

黔風氣雖間而未甚開人物雖盛而未甚盛豈天

運固然或亦山靈氣脈未盡培補暇日與中丞

郭公偕藩臬長縱步陟遐見黔山勢皆從北水折

而東兩江磅礴西來大滙於城南之漁磯東山逸

支回首而挽搏團阜大金橫拖曜氣上收象水此  
實水神前中丞江公曾築隄建閣於前第水勢方  
奔龍神未合關鍵不設於尾閘而於腸腹障之亟  
則壓而易潰無常堪輿法余既得茲山之陽軒然  
心目圖一標勅諸縉紳父老益慙愚以進余乃復  
申之曰人聚於地氣聚於人昔有慕富強者觀山  
河而與思歷覽名邦隘塞往往培造以全生氣非  
徒侈觀美也爾士民既咸有經營子來之思余奈  
何不為地方百年計於是量費捐貲擇日鳩工公  
之諸執事逾百日而臺巋然落成時甲辰二月三  
日余邀中丞郭公偕往以觀是日也雲蒸霞蔚日  
麗風恬登空中樓閣芙蓉四面環帶三溪東壁帳  
屏西清卓筆郭公憬然曰茲其觀風問俗之一奇  
觀乎因顏其臺曰觀風余復以茲山奠位東南考  
卦次為巽稽星野為文曲圖史奎壁實兆厥瑞臺  
成計黔人士必有從龍從虎益嚮應於井鬼之分  
野者余茲實厚望焉諸大夫請余記惟古今亭池  
臺榭率多以遊觀逸樂奪民力而叢之怨如楚章  
華秦曲房齊晉強臺平臺之類俱足永鑒惟詩稱  
文王靈臺謂其偕民同樂故能令民歡樂而速之

成說者以為臺池鳥獸之樂無闕人士第張子有  
言靈臺辟廢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廢武王之學也  
則靈臺之築孰非周家作人地乎余惡敢當文王  
顧一念作人之意則文王我師故勒貞珉而為之記

傅公祠碑記

傅公諱天錫字祐之世系錢塘於宋高宗時為望

族迨穎國公友德為明佐命臣穎國四子公行三

當元季天下擾攘傾側父子奮身各圖雲臺業因

相失馬公長身瑰瑋矯矯若雲中龍為經生即有

聲經生間尤工詩詩格高不作大曆以後語暇則

談兵屈指穰苴司馬自負為封狼居胥禪姑衍無

難者每籌策天下事愴慨中竅揚眉裂眦人不能

難應江浙行者試一日忽語同學諸生吾仰測渾

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五彩渾

其天子氣耶遂間關投謁高皇帝被偽兵執送偽

將潘允明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我翹

然男子非若臣也鬚鬚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

幕皆辟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

兵壓允明營允明謀拒公嘆曰明雖駭公言抗而與

百萬前矛至此無完卵矣允明雖駭公言抗而與

其黨計以爲然乃計諸公縛僞員外方彞往獻策  
於武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允明欵還薦公拜  
明州訓導時僧幾先請乃設有謀誘縛幾先用州功陞知  
公名得幾先狀以請乃設備誘縛幾先用州功陞知  
大府元兵犯大名公歷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  
縮璽還請就司寇法詔報曰傅某有殊績未具不敵  
非爾咎安置雲南永平公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  
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善安賊安乃叛  
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公曰爾何餒恃失策  
往吾守大名不完郭皇帝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  
德甚厚非畢命抱鼓曷報免胄搏賊死之土人  
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生易菴證證生教諭江  
安公風生工科給事中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  
六年部使者奏公忠請於朝立祠祀焉至萬曆十  
禳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公念無能  
報謀新公祠中丞劉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  
矣亟亟新之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  
公祠張慕久之因為序次其事云  
天子黃平州新城碑記者蓋黃平是視黃平靜不得

已於仁黃平圍不得已於義義楮播仁城民藝咸  
御史大夫郭公功公曰重哉黃平藝漢二維茲堠  
命漢一維茲穀城黃平城三邑五司已乃新州治  
有六尺門東南西北皆命曰平命南平樓曰七星  
以拱山故相東七星谷鑿洞而橋之皆命曰靜黎  
東關益壯州遂雄黔中民肖公舊治祠焉州奠山  
環河古稱樂源郡宋元改黃平元帥府唐以來領  
於安撫使以五土司屬明興隸屬重慶而守禦以  
黔千戶所楊逆叛首嬰黃平土塹數尺老苗衆數  
萬去孰為乎以險險者播既平所害倍黔黃平  
五司之外無尺寸鳴呼金湯無形形以金湯守之  
者不知郭公意乎仁而義之藝而民之小得已之  
小不得已不巳也無使莫邪於志可常為天子  
席此土矣是役也費餉可六千金工始萬曆壬寅  
冬孟癸卯秋直指畢公勘竣事曰完以堅往復相  
度則叅政尤公錫類知平越府事劉公冠南董工  
贊役則同知楊可陶副總兵陳寅署都指揮僉事  
劉岳知州曹進可同知沈煇判官胡承勳  
千戶褚受李朝陽勞有差進可屬予記勳

康太保祠碑記  
宇宙瑰偉奇俊之氣在天為星緯在地為海嶽珠  
玉諸珍異之物在人為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幽則  
為神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有神於建功立業之  
地仗節死義之鄉生功立業之地仗節死義之鄉大  
川鑿方絕域非其建功立業之地仗節死義之鄉大  
一也如靈應如響意者帝天命之鎮綏於此一方未  
知也如靈應如響意者帝天命之鎮綏於此一方未  
之血留於八角潭人馬立化於八石神受賽  
因者也麻城之土主佛貴竹南八劍苗助國此  
鳴鐮攝山之鎮綏一方者也佛貴竹南八劍苗助國此  
帝天命之鎮綏一方者也佛貴竹南八劍苗助國此  
苗仲雖倡年歲頗稔達至戊午二三四月不雨省  
中紳士僉云請新添康神誠祈必應予初不知何  
神也遣官建醮迎之雷雨隨神至神像不盈三尺  
介冑赭面昇夫踉蹌流汗不能自持安置大輿寺  
中左右曰康神必回拜當俟子笑為誕門開矣已  
而撞門聲急喧傳曰康神拜也開門迎之知神以  
昇架撞門昇夫不自由也羅灰几上以肘或架脚  
寫字多不能辨雨隨雷足聞青螺郭大司馬扣神

真號大書康保齋考宋史公祖志忠討王都戰歿  
父再遇討筠戰歿公為高陽關都部署亦以戰死  
公謹厚好禮喜賓客嘗操矢三十引滿以射箬  
相連而墜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器玩以  
儻上知之復加厚賜錄其子繼英繼彬繼明繼宗  
等繼英入賀真宗願左右曰保齋世篤忠貞可嘉  
也繼英仕至左衛上將軍貴州團練使公死於天  
雄顯於新添非帝天命之鎮綏此夜郎者耶俗傳  
道家招帥秘紀云公諱崑字保商漢人也宋藝祖  
時療宮中疫疾藝祖親撫背送出傳有玉掌記又  
云神有九頭獅子符法有十洞冤魔甲馬兵吏有  
銅鑼銅鋼鐵鎚棒搜精提鬼祈晴祈雨之法又道  
藏東嶽十二帥有康太保其言秘奇難憑其云字  
保商得非保齋之悞耶公歿于真宗時何入藝祖  
宮耶豈另有康太保耶此皆不可考惟郭司馬所  
扣者近且真此可為據予慕公之節烈信公之靈  
為重修其祠宇因列公平日靈跡與修葺員役姓  
名為重左俾後之覽者知神蓋帝天命之鎮綏此  
名如左俾後之覽者知神蓋帝天命之鎮綏此一姓

云方



葛鏡橋碑記

平越之東五里有水濺潘蔣蔣深不可測兩岸皆

岸岬沓障拔地挿天薄岸視之澶澶谷窟若有異

物盤焉渡舟往往覆沒平越人葛鏡誓建橋初建

崩壞再建費倍初建澤沸處又崩壞鏡誓曰吾

罄家資必成此橋乃於岸岬沓障拔地挿天之處

募工鑿其麓崆峒之石悉展為平陸東西岸合開

約五六丈壘址於淵為蹲鴟鴈齒屹然亘石虹於

江上矣予檄運木者予為允行四十四年六月過此江尚

舟渡鏡祈檄運木者予為允行四十四年六月過此江尚

月月予奉命督陝西三邊移沅交代鏡已八年庚申二

一匹夫耳非有陶朱倚頓之富建橋一念之死不

移一建而壞人情已厭之矣再建再壞三建卒成

計費不下五六千金人前所更難者聞鏡饒田計

歲米糊口外悉用之橋前後三十年功始成此其

從容樂善不吝不倦豈世俗人所能企其萬一者

予嘉鏡之行憐鏡之倦死又喜其橋成而死得救寧

也因為記葛鏡橋如左云

又為記葛鏡橋如左云

又為記葛鏡橋如左云

世傳武侯祠碑記畧地黔中時殆抵明劉秉仁  
 又侯所謂所遺蓋謂非侯其誰宜為人發得奇踪  
 擊必謂侯所遺蓋謂非侯其誰宜為人發得奇踪  
 鼓兩巖皆謂侯遺蹟蓋故老相傳如是然不可考  
 矣南岷故有祠祀侯前挹郡城下瞰漁烟水壘  
 湧翠微亦稱廟貌我龍洲王公開府茲土瞻侯祠  
 宇想見侯扶漢三分事慨然與懷低徊久之乃手  
 侯舊傳增損校離再四刻之楔貯之祠以薦紳  
 典刑以慰眈底遐思愚嘗反震深維之見公有遠  
 意匪直寓仰止之勤已也忠武在章武時欲先  
 以瞰中原之變志圖恢復故其所經畧蜀地務先  
 警服竿棘諸彝之心要在奪之氣以藉其力曰思  
 惟北征宜先入南是也故彝俗習格關知其兵侯  
 兵威困之彝善匿燧燎原侯故烈燔燔之彝巧避  
 毒菁幽岩侯故窮搜之彝信鬼幻惑侯故奇踪闕  
 響以震聳之謂所過輒有遺蹟付諸山靈者蓋侯  
 警彝之一端也彝孽而無變然後得藉其力以瞰  
 中原此侯之遠謨也闌千百祀來我洞而代以皇  
 兼有區夏削砦落而樹以郡邑彝箐洞而代以皇

弦成守自黔達滇蜀皆星絡雲屯已倍蓰什百不於  
侯所措注矣顧國家亦武侯意也夫居今諸西南  
靖則黔蜀滇不黔蜀滇不黔蜀滇不黔蜀滇不黔蜀滇不  
之屏翰矣然欲靖諸彝匪得侯之才量及侯之規  
畫如侯其人者未足以語此今觀龍洲公之注  
則得之公自幼挺拔沉浸羣籍馳騁古今歷職方  
卿寺於邊腹形勝險易經畧事宜罔不洞究要領  
故撫臨遐服譬之熟轄游刃也地之貨儲利則啓  
蠹則杜途之梗塞高則破涉則梁兵土之募蓄干  
稱戈則比酋之魁傑馴則懷叛則兵土之募蓄干  
則警情則戒行逾年藝無鼓譟民無謹諱有苗來  
格在在帖寧不與侯之遠謨曠世相孚耶公所經  
畧匪直全黔以完滇即三蜀亦藉公以完黔如侯之  
故志侯所完蜀雖未足窺中原公所完黔蜀如侯之  
屹然為中原一大藩鎮衣裔曰邊器羨曰邊裔具  
而衣澤器完而中好他日舒國家南顧憂者公力  
也公之意遠矣大都欲尚友於侯以經畧匪直寓  
仰止之勤己也余於亟傳侯者而深維得之矣試  
持以諗公將謂余知言哉  
故不揣荒謏而僭記之

闡 萬曆 二十 七年 春三 月奉 勅開 府貴 州兼 督理	拊 髀思 安攘 臣廷 推泰 和郭 公才 猷將 畧足 膺重	獍 負險 逆顏 行王 師屢 征不 克聖 天子 赫然 震怒	峙 水西 隔鳥 江一 衣帶 便是 播州 播酋 楊應 龍梟	祖 也安 氏立 武侯 廟於 大方 前為 關侯 廟巍 然兩	復 濟濟 火從 之以 從征 功表 王羅 甸則 今安 氏遠	貴 筑介 在要 服古 夜郎 羅施 之地 後漢 武侯 擒孟	與 郭子 章祠 碑記 夜郎 羅施 之地 後漢 武侯 擒孟	乎 三公 百代 豪傑 千古 斯文 疇	之 靈澗 池心 印河 洛之 英餘 姚衣 鉢洙 泗之 精於	也 夫祠 先生 以特 典奚 過焉 銘曰 道州 眼藏 相澤	朋 儕信 之甘 棠治 行之 澤隨 地而 尸祝 之難 進易 退之 道微	外 卓乎 名臣 治之 最天 子葵 之難 進易 退之 道微	行 錄天 德之 撫也 大儒 治規 王道 之要 也駁 歷中	生 出而 黜人 士始 矍然 知俗 學之 為非 矣先	何 貴筑 之學 倡自 龍場 思南 之學 倡自 先生 自先	侍 御共 祀於 省會 而復 為之 祠者 特舉 也特 祠者	同 野李 先生 生業 與諸 君子 分豆 於賢 祠頃 又與 申	李 先生 祠碑 記明 蕭重 望
---	---	---	---	---	---	---	---	--------------------------------------	---	---	---	---	---	---	---	---	--	--------------------------------

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  
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隘全賈陸危公請  
增兵益餉以充兵實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  
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叅劾規避以嚴紀律  
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  
尚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  
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臣斬關先  
登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冠七路興師至壁  
海龍壘纔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劉屍傳首妻孥  
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斬  
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一首從一播民二萬九千  
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格降播軍興百四  
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紀天子賚軍興百四  
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  
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温旨款留以定播地經理  
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真安黃平二州遵義桐  
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  
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剿擒  
斬俘獲與播畧相當未幾又播水地界公與新城  
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苞茅代播輸將於黔西沙

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堯臣繫妻孥還黔代  
兄為宣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  
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蔭仲子生  
員孔廷入監讀書及叙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蔭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吳世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  
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無玷衣於膝下朝夕  
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衰榮膺卹典四十  
年五月叙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翼晉錦衣衛  
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  
四十年皇太后頒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  
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畧如此黔人思  
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俱載祠錄乃宣慰安君  
堯臣獨建祠大方名曰懷德與諸葛武侯為齊關  
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為齊相  
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樂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  
樂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韋義之異政載  
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專祠殊方者尤未有特  
祠於慰司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

武侯關侯郭侯而並祠之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  
厚薄懷有深淺侯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  
懷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慰司亦化而忠順無  
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墮蠕螻仁  
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  
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何也為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亡桐子不  
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為其深也羅向人無  
庚桑郭公而天地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感其感無  
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感其感無  
南海馮公奕垣左方伯通政使寧國趙公健  
配享蓋左右郭公施德於黔者例得并書

貴建設貴定縣碑記  
定何以始城曰新縣也貴定何以始縣曰實  
也然則改土便乎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標枝野

鹿化而冠裳卉服鳥言化而絃誦獠獍之民曰控  
弦鳴鏞嗜鬪如飴一旦化而賣刀買犢由此言之  
吾安知舊貫之非因循而更張之非善治也惟是

時詘計舉業以區區縣其地勢不得無治而有治勢  
不經

綸之計業以區區縣其地勢不得無治而有治勢不經

無城有城勢不得不當此之役動衆而帑藏一空特道  
傍之議委而去之當此之時難於得財乎得人乎  
實定故龍新之間屬糞地也當萬曆中兩平伐間  
實為崔符之澤往往禦人國門一歲既數見告而  
又點奏飛詭賦不就徵督撫郭公青螺有憂之於  
是上疏請縣四司治平伐而貴定名焉自是民稍  
稍斂戢窮谷之老有嘆生平始見漢官威儀者然  
於城郭宮室禮樂教化謙讓未遑也凡五六年而  
今督撫胡公瑞芝來且以檄所司城貴定時藩帑如  
洗司會不充先令者且以拮据鞅掌斃於是人益  
側目新封視為岷巖而黠桑益乘是登山嘯梁以  
相恫喝縣中夜數驚胡公聞之曰是不難於人  
耳於是檄所司遴屬更有膽智者往而所司同聲  
一詞曰無如獨山萬守是嘗別駕肇慶治兵欽州  
有能吏聲者於是公乃上書請移萬守於獨山城  
貴定當是時人猶言萬公即智畧膽勇能復神使  
鬼俾天雨粟耶乃不期年崇塘不言言公報貴定城  
矣先是議城約費二千緡猶虞不給公至拓地鳩  
工因民情而盈縮焉百工咸悅民亦子來量田助  
工樂輸恐後纜請金千肆百緡而城工訖城四門



門每相距百餘丈樓檣稱之濠塹又稱之自是縣  
治巍如象魏秩如比屋翼如人之視貴定又不啻  
通邑大都也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公其  
所建之人也督撫胡公其建之者耶從此蚩蚩之  
民心志日易習俗日移周公孔子之道差可漸被  
蓋禮樂教化之務與城郭宮室之制若相待而然  
者獨書城成而已哉當是時余在京師目覩兩觀  
之煨工用不興問是何以故或曰少府之金錢不  
給也或曰中璫之估計太濫也或曰奚斯之委用  
無人也於乎以叢黥舉一城而有餘以國家全  
威舉一雉門而不足由前之黔百相委也而城之  
難由後之黔且招提且與梁也而城之易是在人  
是在人謹記始末作貴定城記

觀新添馬政碑記

察王公蒞新添鎮之二年百廢具興已察民疾

苦無如馬館而馬館困累無如編僉乃下令許民

自陳利害於是清平興隆龍里平越以及吾新皆

同時告困願易編僉為名募公曰編僉名募豈有  
說乎於是民推三老詣堂簾對其畧曰今夫下之

所以供上者有編審以定戶有條編以定租未有  
不問其戶與租止就入下差次責以重役者上之  
所以責下者有征解以入有支領以出未有不征  
不支第額賦償之不解其通不逋者而編僉寶兼  
之編僉者三年一編僉第曰某戶某人應役某人  
某歲應輪主者狗耳目於人役者聽喜怒於上出  
入在手苞苴公行但今日入案明日赴郵一乘後  
期銀鐺隨至至於歲額錢種又第曰某所應於某  
司取價某人應於某戶追賂應役在前賂價在後  
勢已不堪而富戶善操奇贏勢豪不輕出納得少  
為足幾如久旱逢霖十謁空回大類沿門持鉢自  
是民入編者除一二積猾外雖中人之家勢必蕩  
廢其貧者則有鬻妻子逃蓬藿歌行野而怨樂郊  
不暇返顧耳以此知編僉不但誤百姓亦復誤郵  
乃若台筭者賦額猶是也而官為徵應猶是也  
而聽其赴惟是積金帛內則擅在而蠅必趨刻期  
以頒則汲先而軒不涸所望以積年之逋煩有司  
數日之勞庶可以不費之仁紓小民制庸之禍以  
此知名募使對竟觀察公恤然者久之乃嘆曰嗟  
乎國家力役之征使民出其力粟米之征使民出

其財未有不明征其力陰盡其財如爾黔之編僉者  
夫救焚者不擇水而揚拯溺者不擇木而據况名  
募者古之免役法也今天下多倣此何黔獨不然  
於是削牘奏記中丞胡公徐名郡大夫及諸衛所  
弁帥諭以力行名募令悉心具列所為收支狀其  
在吾新則額馬二十二匹額賦新漆大平伐小平  
伐把平的貢五長官司額數每馬匹銀八十四公  
悉令均田則賦無隱無溢一以徵收責成所在有  
司以支放有不足者悉從民請聽其便而盈縮之  
語具本府馬公條議中凡部署既定於是諸部民  
無不鼓舞願應明年募其曾鬻妻子逃蓬藿者咸  
歸築百堵願緩須災死更為太平之民史丘禾實  
曰吾聞之長老云編僉亦非古也黔自國初甫入  
版圖其土民如在纓之鹿一惟吾所驅馬館其故  
役也己因一再軍興羽書旁午土人苦之因詭言  
左衽侏儒不任役則皆走不知所往於是軍舍代  
役詩曰有免爰爰維罹於羅代役之謂也代役久  
乃有編僉自有編僉以來訴者接踵而當事者以  
為非常之原不任如本省而亦報罷蓋利倍變金全  
者赴訴闕下得勤如本省而亦報罷蓋利倍變金全

其難猶如此余嘗讀陳御史邦敷養馬謠及先正

孫文恭荒城謠畢竟以為戴盆不可望天矣乃觀

察公不詢左右不藉文移不愚甲乙之口第延訪

三老于呼籲之間而遂為民捐百世之害且夫公

所謂免役法者非子瞻與君實爭之政事堂者乎

夫差役者法窮於兩盡免役者事藉於通融所從

來矣乃公行之則又有治人而後有治法者

為記其概因附輿論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播之東坡義烈祠碑記御史大夫司馬郭公嵬等八

道陳兵六月奏凱捷聞廷臣合辭頌上神武黔縉

紳衿弁之士下及田夫野老黃童紅女拜司馬公

墮虎口會少叅梁公銓駐城中馳請幕府指自集  
衛三老策曰城心腹也東坡肘腋也肘腋誠急當  
援然勢且及城萬一援兵出賊乘虛襲城謂心腹  
何遂一意嚴城備士大夫弟子負而下與諸軍荷  
兜鑿持矛盾戟雜立戰以衆寡不敵力竭死戰交  
目寢者東城兵殊死戰以衆寡不敵力竭死戰交  
屯三晝夜時奔突已兵至城下偵知備嚴乃引  
去禮以死勤事者祀帛祭不至精魄何依吾師青  
螺先生檄治祠祀錄諸兵忠勤昭示方來存慰忠  
魂庇之寧字俾無號呼於日寒草短月苦霜白間  
仁也祠而蒸之當之俎豆之且與簪笏之榮同施  
不朽茲吾師意哉噫己亥冬滇值順寧之變予實  
身在軍時聞播賊寇東坡內顧在念不任怛怛憂  
久之聞賊退幸無恙則又不勝欣喜非倖也惟  
梁徐兩公指奉謀斷守城而城完是以前有今日  
廬不改室家相保以東坡完興隆微司馬公密畫  
嘉惠不及此今事定司馬公改築吾城垣壙言  
并龍新平黃諸城并雄稱黔東保障而且祠諸兵  
垂之永世春秋書城諸及防予時也董安于趙簡  
子縵而死曰我死晉寧趙氏定矣趙氏祀之諸兵

之為興隆死也異世同事也城奠生靈祠慰忠魂  
皆民所欲舉舉之以順民志總為吾隆計久遠非  
尋常所蠡測者茲司馬公意哉咸曰敬聞命祠在  
東坡站關東經始於乙巳秋八月落成於丙午春  
三月費金二十兩而縮中樞堂三楹祀站百戶劉  
宗仁軍兵夏時董邦仁等外周以垣垣有門以其  
羨二十金購田四畝有奇為歲祭資工訖請於司  
馬公顏祠曰義烈凡有勞於祠者暨田區書碑陰  
盤江鐵橋碑記  
憲同人朱公所構也其地一江奔流  
兩山斷崖水深無底為滇黔天地之界日用小舟  
艤渡水湍瀉激舟輒壞人墮溺水搏薄之而去輒  
為魚龍得每日必有所傷計古今傷人不可指數  
安賊之亂朱公率千兵通滇道四面賊兵遮逼數  
萬騎公夜渡倉卒幾溺既濟指水而誓曰孔明有  
濶江鐵橋此渡非鐵鑄不可吾不能為鐵橋者以  
吾身殉既而以公力迅掃寇孽滇道復通謀所以  
構橋者費不貲或勸捐助不能十之三公出宦來  
俸積畢捐以供役經始於崇禎元年至三年終事  
竣其制之堅緻工之妙巧見之刻勒歌咏有飛虹

天棧之句而公以示沈子輟然色動曰壯哉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造化有憾人方補之此孔道  
也藉此安人不朽矣吾想夫春晴雨霽層峯鎖翠  
騷人臨眺僕夫車馬鄰鄰而行空人冉冉而駕鵲  
至於樞矢東來銅銀橫公之吹草青鏡歌月白所  
以解驂而按轡者謂朱公之功至於是吾又想夫  
秋高木落水深石出長江一瀉危濤萬狀飛鳥驚  
而翕翼猿猱愁其攀援誰當褰裳無患擊楫中流  
不向龍領定歸魚腹所以生死而肉骨者謂朱公  
之德至於公之利人巨哉朱公聞之謂王大將  
軍曰吾此舉非為利人也吾憶昔率千兵夜渡幾  
不免臣子死於敵應也死於不測之淵泯泯以歿  
吾至今心悸所以發願解此阨語次泫然如欲淚  
下大將軍以告沈子曰朱公仁人也人與我一體  
耳以我分人則小卽與人而不失其救我則大堯  
舜之病禹稷之己溺己饑孔孟不忍人之心皇皇  
汲汲直於天下自見其身而自補其心之缺陷故  
仁覆無外朱公切身受病發願弘深如艾自灸作  
病此功德安知為人且病定之後一如病現前使人  
病我心猶憾是念也豈止利涉一方所以治亂持

危弘濟天下者  
皆如此橋也

漢創建十一城碑記  
法之不於於豎也非治黔而廢法明閃繼固未  
可以漢法治也萬山林立銳首異軀柞石狎柔數  
奔虎視箭鏃鎗攢散無統紀又山肥水瘠剛柔數  
綺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而衣食以禦人  
倘亦其形局使然故初未嘗不銳意織洗後迺不  
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抨弓露刃怒爪磨牙散則  
牧犢飲羊鋤犁胼胝皆吾人也又或郊關之外毒  
箐巉崖我不得而至馬囊篋腰纏委之而去倖以  
身免歷險衝危踉蹌呼籲官兵疾馳踪影滅沒甚  
者繫關扼要伏莽鴟張往往失利而返是故始於  
糾商近則目無官長始于攫貨近則人茹慘辱何  
忍言也蓋寨苗以水西為頭額水西以寨苗為爪  
牙反賊熾則截路之寇滋孔道迷則中國之援絕  
威清以南楚然聲斷漠之官於四方與四方之官  
滇者率北道建昌南假交趾冒瘴癘經歲年而後  
達文軌之世頓若異域者六七年矣朱同人參  
奉命監安普軍蒙荊棘重開一線厥功綦偉於



是相地勢耐遠近創議建城者十有一座則盤而  
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地皆蠻苗所據盤而  
受指顧於水西者諸城建則宿兵其中出可攻入  
可守行李往來收保足恃且於地之中界壘石為  
樓名曰望高急則樹幟鳴金連珠營可合併邀擊  
賊乃不能施其飄風疾雨之故智而我無深入覆  
敗之虞聲應脉合勢如臂指蓋不血刃而盜賊止  
息威清鴨池間水西賊無復有獷而飲馬者閱二  
年而安邦彥授首餘孽喘喘請降矣是故彼一時  
也生理窮於山川往來窮於盜賊黔幾不可為矣  
公講求長策嘔心竭智用能使山澤崇消光耀閭  
閻寬然戴履無致遺造物之憾然則黔又何不可  
為之與有甚矣公之治黔而長於任事也藉使蚤  
得任事如公者何至百餘年羣盜狎處又何至燧  
煽水西禍中全黔而滇受其微加楚餉請內帑捐  
朝廷金錢千百萬者且十餘襍於此也公為政好  
從塞處求通糾結處作解是役也與盤江鐵橋並  
出人意見表肇工在天啓六年丙寅六月迨崇禎四  
年辛未五月而城成樓官廡廟貌市廛井井具  
備費取諸節餉捐廩役取諸營兵董役取諸將領

無踣踏搜括之苦無誅求侵剋之弊崇墉相望錫  
在金山湯疏聞天子嘉其勞績更下大司馬覆議所  
之令名盤江曰連雲西坡曰有嘉板橋曰靖氛海  
子曰恬波馬場曰秦膚以上蒙賜名城者又於歸  
集小黃河建龍新城亦資建資孔城頂站建鼎新  
城定頭建邊城尾灑建維藩城阿機建石碁城  
次第告成共建十一座蛇噴豕哭之區霧昏慘  
鄉所聚族不敢前一疑駢却者一旦雉堞言言旌  
旗金鼓遠邇相屬不負維君子之任也既重以  
名規制赫然重已不佞維君子之任也既重以  
專制一方庶幾利害使宜是故裴行儉之法自張  
仁愿之受降遂使西域南邊患頓絕作法自張  
安得謂古今也  
黔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黔之安南衛即元之善安路也千峯環薄據江為  
險自下而上越頂站至盤江深江遠湖泝奔騰  
前明方伯朱公家民以鐵索架橋易云泝舟楫之  
利以濟不通茲橋又濟舟楫之窮也我茶毒黔首  
皇上定鼎以來凡十有五年見小腆誕叙茶毒黔首

宵盱蓋不知幾塵南征

命天子之威靈得諸王貝勒子之策力藉諸固山將

士而果毅始而復楚繼而克黔既而討滇旅次盤

成航不可渡古所謂天塹而劃中外之域者此其一

一也雖然舊制鎔鐵為絙結索為梁憑虛架閣一

綫縫空者寇已毀之南適矣以彼瞻落計拙徒焚此

橋梁以阻我者也夫彼能絕道杜後我獨虹率作興

工而圖前乎迺告諸撫軍趙公庀材聯虹周穆王與

事計日而成之會渡王師用征不庭噫嘻周穆王與

厲意耽道當流沙不周之天攬轡憑軾求西王母  
於羣玉山而猶旦暮遇之也矧茲楚莊躡之履  
及者乎矧茲蜀諸葛五月渡瀘所從入之高其無  
夫洞庭彭蠡浩浩其無際也太行孟門之高其無  
上斷豈彼足限南德而恃險者且奉璧傾心區區橋之  
是斷豈彼足限南德而恃險者且奉璧傾心區區橋之  
利而導者在北也哉夫修亦荒蠻朝聘賓王所  
寶王所利而導者在北也哉夫修亦荒蠻朝聘賓王所

乘間啟補不無借力於後賢後之原今而遵其事者諒有視今之原古而明其意也是為記

扶輿秀傑之氣往磅礪鬱蒸為國朝君子入其

國塞帷覽勝而汗隆險易可考而知也黔介萬山

通於上國者未久則混沌之竅猶故也自不孰者

子乃命一旅以肅清邊鄙余冒馬撫此叱馭而前

入海溪踰紫岡見其峯巒稠疊雲生馬首榛橫梗塞

聞鷓鴣之鳴而心摧行路之難也况乎榛橫梗塞

道爰有洞馬餘自啟滴乳噴凝居然福地洞天

也乃結巒呼徒導引而入搜幽抉勝窮極高深蒼

薛在顏老蝠撲火旋環岷曲色玲瓏片片欲舞  
蹲者為虬翔者疑鵲怒驚穴觸寂類墨枯茁哉龍  
兒之出林倒矣山公之挂飲千態萬狀不可盡述  
余曰甚矣山靈自幻其心力以爭造化之神奇自  
潛其聲光以待名人之遊識蓋不知其幾千百年  
矣今遇之必厚其持之也重則遭之也其發之也  
積之也必厚其持之也重則遭之也其發之也

之始入挈道而清涼少憇焉則已  
成羽化固不必登閣風求丹臺詢  
後可滌我塵膺助人遐思則人受  
問其名曰觀音洞問其巖曰飛雲  
化息影落伽安能鬱鬱久居此  
也雲嬾無心出岫退而老焉久乃  
質由定得靜也母亦證聞思而入  
頭峯亦飛來澄潭千尺安知後不  
石之雲不終為化雲之石乎惜也  
無從不得與楚之桃花聞之榴花  
白雲分齒頰於騷壇系僊靈之譜  
奧府遯跡荒遐其謝絕耳目者何  
塵鞅蹄跡間邀遊人之指顧則未  
聖天子方式廓八表盡洗山川之  
滅沒埋瘞於嘯虎鳴梟之墟而不  
謀人吏煥其棟宇理其磴級稍加  
夫鬼斧自鑿奚俟人工之巧即余  
熱於雲山固不敢著客兒之履又  
碑亦曰闢國開先發其光怪

重修鐵橋碑記  
盤江者黔之安南屬也東三十里為頂站自頂站

來者迤逦重沓攀捫裸厲愈趨愈下西三十里為

安南自安南來者其盤錯之勢尺寸千里彷彿如

之兩山陵夾一水浩瀚時明時幽時曠身其地者

如登極嶺之上倏墜塹谷如遊歌舞之場忽夢輪

劫淒神寒骨前跋後屨唏噓而悄愴者未易名狀

水從北來高齋長騫風爭雷鳴與石相鬪若壯士

困萬軍中提刀奮搏所向無敵一練長空千仞飛

瀑紫青繚綠又奔瀉中一奇觀也時值春夏萬山

洪流決壅而下襄岸烟谷勢如迅霆擊物一瞬不

留迨秋冬稍涸深者峻黑隙月斜明蛟龍潛穴影

滅不可見淺者沸白僅數尺許若剖大甕側立千

尺若刻頷齧犬牙相錯與水光相映森森然不可

逼視一葦所航洶湧怒嘗不畧容行者立者張

皇慘澹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纍纍也夫深

不可厲淺不可揭葦不可航遊不可泳是不可無

橋考昔間用舟楫傾覆不常明崇禎初本省方伯

朱公家民創鐵索三十六根上鋪木板繫曳過江

採煉架構歷四年而成費及數萬金更設橋稅置

大清橋田備歲補算厥後流寇據滇我七根幸值凍涸

而我用濟識者以為天授云自此客滿漢兵馬羽檄

交馳戎餉絡繹黃華之使商賈之目余奉帷深知此

天子命總制滇黔兩省屯軍駐蹕問俗褰帷深知此

水之為患不小也時值大兵凱旋偕撫軍卞合疏

請皇之以四稅課檄道府廳衛各官殫心鼎建仍復

索之舊時在速成僅製十根架板約費千五百餘

全而動搖閃爍心切憂之夫去危就安必使載馳

戴驅如履彘康今重足而驚怖負荷而戰慄猶之

未安也越一載會同撫軍卞再疏入告加建木  
梁兩月始成孔固孔碩人馬坦適矣仰見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民之不安於野而薄賦輕徭慮商  
俞旨豈偶然哉但可必者人不可必者天於山川住  
陵谷變遷即天地且無恃以久存何况於土木在幻  
維於不朽因勒諸石以記相

盤江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境為入滇渡處兩山夾峙類巨壑之淵登而端激  
者也兩崖中絕壁立如削江水注之淵登而端激  
比險於瞿塘灘堆雖差阻其濤龍瀨洞不可嚮邇  
魚鱉弗窟蛟龍弗宮鯨鯢怪物弗能遊是以方舟  
無功用捍無力雖忠信如梁之父莫敢涉也顧盤  
江之外漠實宅焉茲為黔唇齒輔車之阨若之何  
其隘而不可渡也以前為極兩公家民頗出奇思  
錘鐵以為經鑿岩以前為極兩公家民頗出奇思  
其為經也其為板也即莊躡以蓋於棧之類橋者  
曰鐵鎖橋始通云即莊躡以蓋於棧之類橋者  
當日何以飛渡而迄今有之抑亦海內之奇制也  
歟第鐵之性也剛而經之性也抑亦海內之奇制也  
中自弗能強矣行其敬躍乎若將顛焉人因之體升  
降而板則或起或伏敬躍乎若將顛焉人因之體升  
亦與之搖撼不能自持如乘巨浪之艇如履將洋  
之水鮮不掉眩而寒栗者凡經此必輿而釋騎而  
下負荷而稅亦勢之莫可如何者也且前欲却者  
岸而後始登不則相躡而愈震殆欲前却者俱



大清不可削平海內孰甚焉况萬騎萬卒之遶邁乎恒遣禁  
旅更班彈壓歲運數百萬金錢以供芻糗月頻至  
馬此外飛章羽檄及他遞郵絡繹不絕而昔之七  
經今為寇燬者二則力益弱而度益危人昏患之  
督憲趙公統攝二省大政嘗往來於曲靖安順間  
歲數道此橋乃熟習形勢則謀於予曰盍亟圖而  
新之予拜手曰可於是營諸鐵索之次鼎建輿梁  
馬石之不可而取諸木迺命官督丁役採於山得  
巨材二百二十八株排連之使卧於兩岸如之凡  
鎮之以巨石柱之以勁幹各層累而加率如之僅  
疊存出焉咸鐫其本加固及兩木之末不接者僅  
三十有四尺選材可六丈者矩之以交其上而彌  
縫之值者為檻幃者為屋兀者為門無不宜焉於  
是乎騰未雲之龍駕未雨之虹矣則與古之鐵索  
並存於險阻之間雖踵事增華神明其物不可謂  
非奇思之軼出者也視故橋之用則可以雁序而  
前可巨魚貫而越可以方軌聯鑣攜笈荷檐千萬  
人逐隊建瓴而坦行矣且不知有山水之厲寧知  
有風搖電掣之驚乎於戲水土之窮前人濟之呂

全今也繼之呂木五行之利溥矣哉是役也授程

於總督趙公濟其用者藩司顏敏糧道王廷弼程

其工者安順司李沈璣永安刺史徐國維董其役

者盤江游擊王官姚有智安南守備程璧余則贊

成之而已工役之值則取諸關稅三閱月而就

臣為勞費俾由滇黔者自今無恐公私賴之僉曰

趙公濟川

之功哉

關嶺漢將軍碑記

自黔入滇蜿蜒峽峻彌望皆山車馬多行隙中獨

安順迤西當胸而立亘壘雲起則嶺名嶺從關將

軍索得名將軍而前不可考也余於順治十七年

庚子由滇蕩逾此陟將軍祠拜馬閱四年甲辰復

以黔臬至則威清使者陳公新其宇焉余文碑其

事且言曰此前制府趙公意也予竊往讀史俾漢

前將軍赫赫矣今天下州僻壤盛肥膾炙幾與

有國者之祀社稷城郭之有孔廟等今將軍名索

漢前將軍子其軼事不少概見荊州之役既已父

子殉難無以前將軍百戰之地何以竟無將軍在也

既而思之將軍隨之史稱建興劉氏耳南郡之後  
氏既西將軍隨之史稱建興劉氏耳南郡之後  
相南征將軍先驅山通道為此嶺開先宜血食  
於此古之名山大川率有神人居之將軍戮力王  
事茗蒿悽愴與山川相為不朽顧問哉爾時中  
原鼎沸惟西南一隅將用蜀以用天下以延火德  
之基若使孔明先亂不止則蜀中震動袁斜以東  
不敢問矣孔明先亂而後乃有事於中原饒有  
深意將軍之心與孔明同此嶺之所以傳將軍與  
將軍之所以常有此嶺非偶然矣或者曰孔明舍  
荆州不問稱戈瘴毒之鄉與鱗介爭雌雄迨擒  
既成而力亦憊矣安能復問高光之鼎乎此大不  
然譬之千金之子方有事於積薪之鄰怨家而垣  
內乃有伺窺筐篋屠火於積薪之鄰怨家而垣  
禍豈在遠孔明之先克南中亦猶是也然則天下  
之嶺多矣而此嶺獨以將軍傳何歟曰此人之心  
不忘劉氏也今山半有飲馬泉有關帝像此又  
將軍而思及帝者也始終為劉將軍亦始終為  
劉成都雖去後主雖淹沒不傳而後人心之帝與  
心之將軍不可誣也此關嶺之名後天地而不朽

賴是歟先是孫氏竊據黔滇十有六年大師西征  
惟此嶺最嚴迨我師直搗而風靡今緬甸東里  
南交奉正朔恐後車書一統此嶺實先之何莫非  
將軍之靈哉按是祠之建肇前代通都督馬公  
置守禦所正統麓川之後靖遠王公拓之及大司  
馬松月伍公登詩告成祠之起皆以邊圉有警行  
師克振令  
皇清膺命滇黔職方開於十五年之後總制趙公按  
輿圖考祀典飭榘而頽藻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知之矣  
偏重開諸萬洞碑記  
楚西偏隸楚偏橋居黔南孔道屬黔而兼隸楚先  
朝偏沅撫軍之設取名於此以為滇黔粵楚五  
省總樞故撫軍駐節兩地從中持緩急楚東南都  
會百貨所聚江漢而外衆水所歸沅城水帶上接  
黔之鎮遠所謂滸水也發源於黔在黃平而上可  
濫觴下此即可通舟乃偏橋之南北上抵黃平下  
抵鎮遠二百四十餘里有舟楫沅州至鎮遠而止  
鶴子灘等巨石填咽不受舟楫沅州至鎮遠而止

卽勉湖流夾舟而上必不能如牛從上而下跌為  
青嶂萬仞石大者如象小者和郭公于章嘗經開  
深潭不能容舠前朝督師太水歸舊流阻礙如故  
有碑記可考事久石遺本位水歸舊流阻礙如故  
于是楚粟入黔者自鎮遠而上二百餘里擔負之  
功百倍其難黔南郡縣者以億萬計厥費正等新鎮  
皇清順治十五年王師定滇黔見勦諸軍駐滇黔及  
鎮兵散布黔南郡縣者以億萬計厥費正等新鎮  
道徐君及副戎王君初以事關軍興力議修舉請之  
臺使者及藩臬之長初以事關軍興力議修舉請之  
之固議乃僉同鳩工裹事告厥成予庚子夏捧滇上  
至黃平竟可通舟轉餉不至乏絕予庚子夏捧滇上  
藩檄道經偏橋聞而壯之與王君並鑿往觀歎曰  
鄭國開渠遂為萬世之利西門豹決滏水潤鄴下  
國人祠之不衰况乎排鑿疏導力同開山且事關  
軍國之祠之不衰况乎排鑿疏導力同開山且事關  
莫施計一夫所負不過四斗一日所行不過五  
里二百里四十里往返所費一日以二升計之十  
日之中已去其半如是而進計之四十石止賠得二  
十四百石已去其半如是而進計之四十石止賠得二

遞以及胥吏之侵漁不與焉若夫舟即最下者可  
受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百人數十人之  
費矣其勞逸奚啻倍蓰若夫商賈免捆載之勞魚  
鹽得順得之勢而都勻平越之郡得借此轉輸可  
以仰給他縣無水旱之困且環黔南之洞苗狃狹  
亦得以本土所產貿易外貨勿生戎心是一舉而  
四善備焉又不止軍興一事為然也難者曰黃平  
而上距黔尚三百餘里安得不陸曰是不愈於已  
乎古人有言得尺即尺得寸即寸况二百四十里  
之間乎滇南千有餘里粟所難及所需惟今計東  
南吳越之間程屬不絕於道其所需人功不貲亦  
可以稍貸黔之餘力以為滇地黔困少蘇一力辦  
滇不尤愈於二者並急乎滇地宜五穀產金錫益  
州沃野千里漢唐以來皆屬內地黔兩腋皆苗中  
通一線粟不足供外來之先用先王開黔所以開滇  
也昔莊躄畧黔地而王滇正以非黔則入滇無路  
今日之役亦猶古之道也後之君子費而詳載  
征繕稍暇拓而大之利在百世其興作費用詳載  
徐君記中  
茲不悉

嚴革協夫碑記  
語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古之善保國朝蔣應修  
天下國家者未

有不慎用其民者也慎用之則田野闢而財賦足否則土  
則安否則危慎用之則田

滿帑虛公私交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宣其然也我

朝驅逐流氛定鼎燕薊吳楚閩粵倏忽蕩平未嘗煩  
一民負芻芟運糗糧為大兵供億故民之從之如

水如市豈非慎用其民之效乎區區漠黔片地何  
難走一騎抽一矢刻期掃卷而

世祖章皇帝固遲之十五年之久始從事焉亦曰大  
兵之後中原民力竭耳乃滇黔底定駐鎮維難

先疑貳凡以不惜歲捐五百餘萬之餉以厚兵力而戰  
疑貳凡以

睿慮譬若癘疥之憂雖全體無患而搔癢不能去心  
先皇帝之念不忘民也如此是以經畧閣部洪上體

宸衷下恤民隱飭令軍餉所至郵遞官弁得以便宜  
開鞘給價僱運一時民樂趨事餉無停執甚盛心

也無何而稽覈令嚴崑責驛運驛運力匱爰議  
協因幫協而生科派因科派而生橫索因橫索而

生濫應困濫應而生阿奉因向奉而生情而一民也而拉馬而載狗而遷貨賄而肩花木而軒優妓而與罪孽皆民也一民之役而商而賈皆官之使為客而親識而勢豪而差役而商而賈皆官之使為之役也嗟乎黔陽一帶民幾犬豕之不若矣是烏識天地之性之貴人也哉總督甘公左右顧望畿

輔重臣也

天子念邊荒控制為難毅然簡公經理滇黔兩省慎

朝之也重之也公受命星言風駕汲汲出民湯火為

朝廷重民也亦重民以報

柔儒也如勤訓練稽剋減繩貪墨禁餽遺威稷頑輯

夫一事謀之撫憲飭司道張之示告凡屬下吏晉

謁者罔不諄諄命誠誠以役民之力必妨民之農

必耗民之財必輕民之故土必難析親情散如子兄

弟妨農穀貴耗財室罄輕土業徒離親情散如子兄

一曰是非民苗不遠而之蜀楚即與紅黑種為伍耳公

上命意也然而公之為此極難耳積習難破也前此

者非簡命乎注望甚殷也萃此者無脫巾乎而



公曰否否因循罔斷顧慮鮮成於是覈金錢給郵  
遞革協濟舉僱募勸力行懲不率始之法令初具  
繼乃經畫倍明蓋量遠近酌險易大抵僱價權輿  
於一錢一分嗣有三分四分六分之差等行之期  
年小民曉然公慎用其民之意科派杜橫索斂濫應戢阿奉媿然公  
慎用其民之意科派杜橫索斂濫應戢阿奉媿然公  
一面捐一時士農樂業工賈安生如公疏所云米積  
蠹起繕疏入告訂謨洋彰彰愚聞之父母之愛其  
天語煌煌礮石勒銘垂憲彰彰愚聞之父母之愛其  
子也非苟為旦夕謀必為之計深遠慮長久使永  
不即於殆如公之於民豈非計深遠慮長久者乎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乎且愚之守平  
越也後於公之蒞黔蓋協夫之革始未嘗不病其  
扞格難行也及奉檄訊衛弁濫應一事蓋兩閱月  
而驛夫至六千餘名喟然嘆曰何賤視吾民而虐  
用之若是不用是一遵公令寧以罪我聽之  
皇華從者而不敢暴用一民即身偶公務跋涉必價  
旨僱往返不敢自欺欺人速謗戾爰奉  
勅公疏於通衢俾紳士民苗咸知弊政永革復承

命為之記刊之行館庶登斯館者共曉然於天下  
之性之貴人而用之者之宜慎也由一隅及天下  
由此日及萬年坐致庶民用康國祚罔替公之志  
其益暢也夫公之志其亦益暢也夫於是乎書  
重修陽明書院碑記國朝楊雍建  
貴陽撫署東偏有陽明先生書院故大中丞阮公  
文中之所嗣修也自兵燹蹂躪以來高陵下谷一  
望蒼然而空木顏垣猶僅存於寒雲落日烟埃起  
滅之餘豈有幸歟余以聽政之暇攬其遺址摩娑  
斷石而按其文辭所稱述先生之默攬其德為甚悉  
因念黔於職方為西南徼遐濶僻陋民雜苗犵山  
棲而草處椎結卉裳攻劫關暴往古所不能柔犵馴  
自數百年之間始循法度稱贊奉貢以至於我  
國家進以文治學者爭自奮於六藝由於訓程感道  
懷和薰蒸砥礪卓犖間出登進顯庸發聞四方雖  
廷文教覃被實大以遐而撥厥元報本反始則黔  
人之俎豆先生宜不能急庶幾充大厥宇崇答弗  
替而風廊雨立侈剝不堪登其門壞升其堂堂  
廢裝回俯仰以余之蒞茲土也而又烏得無情哉  
遂乃徵工執用來會祠下凡齋舍之傾圮無存者

棟榑樽榼白之漫漶黜昧者或撓折或仍以葺甃之  
破缺者赤白之漫漶黜昧者或撓折或仍以葺甃之  
室宇具修神位密清斬示後人而亦無侈前功工  
既迄乃伐石以紀之其詞曰伊昔先生至於是邦  
葺軒以居何陋因名惟德無陋之尚俾來者欽茲  
儒則思其返有祠奕奕親臨炙之尚俾來者欽茲  
訓辭佩服無斲如參於前良知永永是其尊不虔  
居而無陋罔貳昔言中陳嚴祀永永是其尊不虔  
余嘗考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海外  
或蠻鄉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尤  
非人所居黔地接壤於柳而播之版圖則半隸於  
黔明朝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  
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  
都勻衛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說  
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為龍  
場驛丞得罪之由南卑畧同宜其志氣之相從也  
其學問闢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  
中無有出其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  
可企而及也故南卑尊信之不一置而黔之士俎豆

之無已也方先生之初至龍場也劉瑾憾猶未已  
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生死一念  
未忘之乃為石梯自誓居易俟命忽中夜大悟格物  
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  
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  
者誤也乃以傳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  
五經臆說嗚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  
其於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皋  
比講習不輟聞風而來學者雍雍濟濟觀其課諸  
生四條並問答語錄俾尼山之鐸被於羅施絃誦  
流傳以迄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歲  
時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先生  
之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於窮岩茂  
箐之間以何陋名軒寅賓為堂君子亭玩易窩舊  
跡巋然遺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  
而生敬流連而懷慕其為人所謂碩夫康儒夫有  
立志而况其親炙之者乎而其最大者則在於水  
西安宣慰二書當是時劉六七之巨寇方興安氏  
之奸謀欲啓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擊服而震  
懾之消反側於未萌伸天王之太義雖司馬論蜀

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亦何與地  
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禍亂講吾道以正人心實  
大有造於黔也哉而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  
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迨乎平茶寮征岑猛溯頭  
八寨猺洞草心鄣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勲銘於景  
鐘大名垂於青史皆自龍場之石榔榔悟道始奈之  
何拘牽之說者謂其隣於佛老而輕詆之夫然而行  
鎔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  
合一致知為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功業  
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以當時寧  
吉輩豈不聞知之顧乃甘為蠱測不惟為先生所  
哂而抑且為南臯所不受可知也余於撫黔之生  
年重修其祠既告厥成援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  
黔士之來學者若夫祠之亭樹花竹因革始末則  
有所不道也是為記

有阮楊之殘碑在皆

黔城重修武鄉侯祠碑記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

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畧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  
衣受三顧之知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

草廬以來二十餘年風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併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俟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帝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為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南征之役者何歟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梟鬣叢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遠圖彼雍閬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和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畧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送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而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雋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聞悉平聞孟獲為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不

自良坑佛光漾潯川而北歷髯州慶甸而西以暨  
乎驃國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  
而心歸矣攻心為上由於街亭拜將之一言而成  
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  
而事定凡牂柯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沽蒙地方數  
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  
富而後治成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  
志無負乎平蠻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畧遠謀為何  
如耶是豈管仲樂毅之儔所可比擬萬一者哉嗟  
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  
謂運數有歸不可以志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  
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作八陣於魚復  
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  
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  
蓋置吏而終不相信自己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  
糧則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中之呼惟  
於既平之後即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  
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初定而蠻漢相  
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也鑿習擊刺侯故困

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尚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為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擊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踪。闕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考侯南征始末而述之，所以平蠻之道如此，是為記。

甲秀樓者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

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盪，鳥得不逮前人。

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為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

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一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

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其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

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五 四十八



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瞻之所以不治者常  
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嘆於  
驛館歟夫事之始也者創之者存欲亡可斷可續之  
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  
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  
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  
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  
本於經學苟於羸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  
各有注傳各有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世儒  
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世儒  
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後江公之  
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哉江公之後無  
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馬無復喜從事  
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  
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甍墁釘於匠興工於己  
已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  
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為黔人之美觀焉雖事  
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為亦可以無遺憾矣然  
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  
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

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是為記

重修偏橋碑記

國朝衛既齊

施秉彈丸邑耳而黔楚往來實為東西咽喉由黔

而之滇之蜀之粵西一綫羊腸聯絡省會且四五

馬縣北門外故有橋名偏橋夫楚南密邇荒服故

設偏沅巡撫挈一州一衛以命幕府重其地也橋

而專有衛巡撫挈一州一衛以命幕府重其地也橋

鰲景洞之間洪江南遠春夏霖雨暴漲山泉百道

爭注奔騰震盪橋亦易圯則行旅次且艱苦萬

狀康熙二十七年橋圯即於是年議修之官黔中

者皆協力鳩助伐石集工糜金一千六百有奇凡

閱四寒暑至今三十年而後成其將成也余適奉

簡命道經其上解橐中糗糧資助之工乃竣其工之

鉅而時之久蓋如此余觀古昔盛時雨畢除道水

涸成梁畚揭之任一司里舉之有餘孟子之論子

產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奏功不遇

旬日間耳由今觀之何其難易懸絕與蓋黔地紆

盤萬山中山嵐蒸鬱恒陰易雨謂之天末又謂之紆

漏天一切橋梁道路與中土之平原曠野較不啻  
倍蓰無算其工之難成而易壞也大率風土限之  
也雖然每人事修則風土為之潛移綢繆未雨先事  
而預防每每用力少而成功速及其傾圮潰爛然  
後圖之雖在中土難亦十倍凡事皆然豈容專諉  
其咎於風土也哉方今  
天子神聖深仁厚澤徹於梯航萬國之外黔雖遠猶  
郊圻耳余不敏竊欲奉揚德意俾黔中百度振  
興儼於中土值斯橋成於下車時也記之成績以為  
百度權輿可也若夫經營鳩助則衆人之成績也  
其詳書之以志余  
不欲掠美之意云

重修文昌閣碑記

會城東郊外有峯突起是為木筆文星支衍蟠曲

而入城中為院司場屋之祖術家嫌其未盡聳拔

思有以助之乃於子城之上建閣三層中祀文昌

上以祀奎下祀武安王而總名之曰文昌閣蓋從

其類也閣成而人文蔚起科目奪省榜之半薦南

宮宴鷹揚者從不乏人即蒞官於茲土者亦多譽

寡咎不數歲輒遷擢扶輿之靈信亦有鍾耶邇

來戈戰類仍城關蕩馬若掃而此閣巋然獨存不  
可謂非呵護之力也然嵐侵電損楸敗瓦飛神且  
不免於椰風而沐雨幾幾有不能復全之勢余見  
而有觸於衷遂獨費募工以整理之未幾而朽者  
輪敝者奐摩空切曰頓還舊觀因伐石以志之曰  
吾聞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  
曰司祿五曰司寇六曰司勳為天六府計集天道  
而其司錄之神則東晉越嵩張亞子在周為張仲  
詩所稱孝友者是也在建興為謝艾傳所云以鐵  
如意贈姚萇一麾而戈盾戎馬畢列者是也若夫  
斗柄戴筐一星奎其形似履履以行遠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故文章之事歸之而武安王則所謂絕  
倫超羣請春秋明大節義以成仁者也是皆有裨  
於風教其從而祀之也宜然非徒祀之而已也古之  
大聖至神即古之忠臣孝子信友仁人苟大倫之  
無忝斯百世而可師生為上鄉歿為明神在天為  
日星在地為河嶽無二道也則欲紹往烈啓新圖  
撮鴻名樹駿業當思與鬼神合德砥躬飭行補造  
化之所不及庶幾可相將景命有  
僕百祿是適不負重修之意也夫

補

皇上御宇之二十有三年四海永清漢師盡撤乃

召大中丞楊公於黔入為少司馬俾釋邊荒而襄戎

政行有日矣黔之人士感公德化相率而修理書

院祀公於中以志羹墻之思而申俎豆之敬以余

屬居鄰省而又秉節於公之鄉知公最深裹數月

糧溯沅湘涉江漢以趨武林乞言而書之石以示

後人余曰古今之德莫美于剛剛者正大之氣是

氣也鍾於人則為全人著于德則為陽德以任天

下之重則不撓以禦天下之難則不震以辨天下

之事則不紛以入天下之羣則不比此固國家樂

得之以濟屯開泰者也然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蓋

三代以下憂憂其難之矣要之氣自在天地德自

在人以心歷千百年有起而荷斯世斯民之責者非

剛不能獨於公見之公以甲第起家自經生時於

當世之務已一如燭照而籌運及由端尹陟青

瑣即有兩藩不可竝居之疏憂深而慮遠凡天下

大計固炳於幾先矣若請慎起居一疏則言人所

世祖不敢言皇帝是則容而納之效也  
養成其剛使可以當大寄

皇遂亮采垣謙論日進迨我益矢精白以答

主知公彈劾不避權貴為時赴軍時銅江大始開討戈叛

出公開府不避權貴為時赴軍時銅江大始開討戈叛

既入公境星當驅事電激奮不願之身任人卸於此黔公抗疏剛力一

如爭極焚溺而滇疆大亦欲以皆輓輸城來公推鳩集哀鴻

朝力爭皆直公於部服以達之剛又一軍凱旋所至

不能無擾莫先列其人狀以聞服公之境剛復一公約東

中以柔公曰此嫉吾性也甚稟於天曰太剛則折亦盍濟

吾豈可人矣百鍊始而五年繞不興一乎聽不役一言夫不以

受從一六詞七不人飲一食杖二庭三開味如寸齒絲谷尺洵帛剛不索於廛仁往也

來無苞苴之饋而剛者之必書朝上而靜鎮下道苗  
民格以情折獄而圖空簿而果斷也又勤於教  
近悅而遠來有詢剛者之堅毅而夜不怠且陽明  
士月有考季有課字鈞句剔丙夜不怠且陽明  
之院給貧士之功也公書大義必躬貳為指授則剛  
者之才長而功也公書大義必躬貳為指授則剛  
天子矣古燕齊有藥公之凡有功德及人譚之深者愈  
任則歌之既去則思之始興有德及人譚之深者愈  
久而愈不忘公始文而成如姚江公亦浙之有海書  
院自文成王公始文而成如姚江公亦浙之有海書  
寧人其地同雍建號以齋乙未進之士  
氣者也公諱雍建號以齋乙未進之士  
環黔安江浮峻嶺由黔之滇大約山多川少然當  
周行之間川重歷江盤而有獨以江名者二馬一  
曰盤江一曰重安歷江盤而有獨以江名者二馬一  
重安江較盤江深岸濶擊愈迅駛而兩崖偪仄一  
康熙癸丑黔監司潘張陳諸君輩建議捐造石橋也  
未幾山水暴發傳聞有孽蛟出沒橋遂傾頽臨流  
者既瘁馳又傷屬揭矣余叨沐橋遂傾頽臨流

皇恩兩撫滇南每造斯地嗟馬首之靡騁嘆行旅之艱難久有志修之嗣荷

綸音節制兩省復申飭滇黔平道鳥容緩梁因念重安江尤當滇黔深舉架也爰與延軍閣未成

功葺不以若創設以浮橋難誠便也與延軍閣未成

捐俸以倡役之滇黔文鍊武亦各捐貲以助之既堅

縣令董其役作舟楫鍊武亦各捐貲以助之既堅

既好俾勿壞然又慮江湍悍當春夏時倅泛洪波浩翰奔淼可若何於水黃平清平二屬議以每

歲三月仍用舟分守給以九月復安橋以濟之各設水手四名責令分守給以九月復安橋以濟之各設

亦是春濤泛漲浮艦可既無衝沒之憂水涸成梁商旅亦免招舟之苦亦謂經紀周詳安洵盡善者矣

復於橋東西豎建木坊掩映輝煌江湄增色其規模形勝亦大槪與盤江之鐵索橋等是役也經營

於丙子仲夏而告竣于是歲季秋一請石以垂永久余因思古人有言曰凡事不請者不永以逸垂不暫費者不永寧當橋之未成也則不辭其勞與費及橋之既成也自宜享其逸與寧將見其勞與歌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五



若葉者今頌如底矣向之嗟胥溺者今樂坦途久矣  
書云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此其一徵歟至於永新  
久之謀後先相藉不有創者無其基不有修者莫能  
久茲橋廢墜十餘年方賴諸君子為之創造者一新  
寧終非清湍假使後之君子無利濟之心則此規橈朱  
政馬而謂官斯土者言以不俟後之修葺以若夫工謀利  
濟馬得乎故偶志數言以不俟後之修葺以若夫工謀利  
經費之若干不復贅  
者別記之今不復贅

重建貴陽府布德振武迎恩三清閣與邦碑記

黔於晉唐宋元皆野以開荒服楚視之於秦周易曰震用武納  
貢於晉唐宋元皆野以開荒服楚視之於秦周易曰震用武納

鬼於何代大商約郡縣之享後來其地必畫圻固以封未之知  
始於何代大商約郡縣之享後來其地必畫圻固以封未之知

所謂金城湯池萬世之利也貴陽有北建於洪武  
十五年周廣九里關五門各陽有樓曰布德洪武

武振武南曰迎恩與昭文廣濟翼然竝峙於西  
武振武南曰迎恩與昭文廣濟翼然竝峙於西

無不輻輳於門樓之下者亦相視之而為安行非望  
之以為憇即鳥言雖結者亦相視之而為安行非望  
公設險之義哉其西北二樓不傾毀已久片瓦無存  
而南亦飄搖於風雨岌岌有終日之勢予自癸  
命酉奉  
撫黔登城閱視憺焉起歎思引為己任奈荒涼磽  
薄之區湯火乎歲在癸亥蒙安養之未遑而敢  
曰樂事勸工乎歲在癸亥蒙安養之未遑而敢  
皇有上履乃進之恩君窮而告之曰其租賦復之邀  
成其有冀乎諸君亦同聲贊曰時哉不可失蛟自  
監司暨守令各捐俸有差而命賞貴陽太守時騰蛟自  
貴筑縣令吳道煥董其事遂召旒人職陶林人度  
木冶人漆人設色之人搏埴之人各給其值以備  
厥用并募傭工者計日而授償焉不費公帑不造  
民力凡閱六月而三樓次第告成數百年之帑不  
頓還舊觀予與諸君子共落之而申言曰古者命  
名還義其可深思乎夫北布德蓋王古者都命  
道也薇垣在焉西曰振武恩自滇南二十一府州縣貢

天子出而黔獨迎之遠者懷悍者柔矣今我有八千里

天顏之遙向北而南為陽方文明之化自此而敷且黔

省之設本以西控滇疆當今麓川緬甸皆入籍版圖

揆文之奮武隱如雷霆豈必張皇六軍哉予既籍諸

皇上邊方之力重寄諸君子以亦承

皇上聖德武功和衷協濟以遊於舞干聽歌西望而

高吟矣

天有重氣陰陽風雨晦明是也國有六疾寒熱腹

末心惑是也於聖人用之六疾使以節宣之而醫道

臣昏瞶者變死此自降浮沉而著書以詔天下後

世和扁張華孫真人輩修而明之奏十全濟萬姓

其功薄矣獨楚粵之俗性好機祥信巫不信醫往

之及其至德輔之醫導人之事故藥石有可愈之針灸聖人有可	色發痲而為吸聲音皆與天相應雖有災厲誰能干之	一寐呼為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	言曰夫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馬人之動乎下四肢五	藏成焉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馬人之動乎下四肢五	然後知黔之民其醜正崇邪非一日矣夫真人之懼	之則藤蘿擁蔽風雨傾欹駸駸有敗壁頽垣之懼	方福祿論攝生者真籙等書以尸解于世者也因趨而千	孫真人真攝生者真籙等書以尸解于世者也因趨而千	尤可哀溫補瀉過城之西南隅聞舊有藥王廟以歎祀	則寒溫補瀉過城之西南隅聞舊有藥王廟以歎祀	以愚其民至破家而大矣且俗罔知醫問或用藥	晝夜不休又其巫有大矣且俗罔知醫問或用藥	鬼磔豕烹雞鳴鉦擊鼓鳴吹牛角更唱迭淫和窮	涼人質柔脆易生疹疾當其有病則求之淫昏之	山祀風勁一撫日黔之間朝寒暮暑百里之內此燠地彼則	淫祀今來一撫日黔之間朝寒暮暑百里之內此燠地彼則	於三及撫中州為修藥王廟勒文於石而民遂無	仕西專哀其民之玷於危亡正言告之至於再
---------------------------	-----------------------	---------------------	----------------------	----------------------	----------------------	---------------------	------------------------	------------------------	-----------------------	----------------------	---------------------	---------------------	---------------------	---------------------	-------------------------	-------------------------	---------------------	--------------------

消法以災明乎此者道通於國今不取古之良方  
成法以衛其生而徒為巫覡所愚黔民之疾曷其  
有瘳乎予既新其廟宇堂除廊廡真不舊有加并  
文以紀之使知信巫不信醫者疾真不可治苟審  
症以用藥而黔之民庶不  
至札瘥夭昏以稽於死也  
聖王捐俸置田瞻囚其愛之深施之國皆興曲全其  
死也而易而忍致之於死夫民不幸而罹於刑則其  
思偷一日之生當入死而不定而餓寒死之疾疫  
死之國於是有未給盡者則長民之官既著而經畫之復  
其郡國於是有未給盡者則長民之官既著而經畫之復  
以廣而不傷也且壽厚澤之謂人王者獨司之壽代王  
生而子其民者又分任福苟可以全其生者即不  
忍速之死故國園或曰福堂而士師謂之司命黔  
省所以轄十義一郡戶之而止皆不萬七千零在見告其苗獠  
雖日以禮義訓迪之而止皆不萬七千零在見告其苗獠

流以上繫於圍靡寒疾疫而瘦死者較死于未  
終月之費其以饑寒疾疫而瘦死者較死于未  
死於危亡而莫之救予隱痛於心乃商之刑制  
臺王公道廳州縣等六量予贊襄共捐助四其  
餘司道府廳州縣等六量予贊襄共捐助四其  
十煥兩價三以百八十七兩臬司發貴築縣八  
道煥兩價三以百八十七兩臬司發貴築縣八  
分零計相資隨以四餘銀採石立碑以垂之獄  
米醫藥之資隨以四餘銀採石立碑以垂之獄  
文以記之古劉民有碑不愛其生也夫在上者  
有過於犯罪之劉民有碑不愛其生也夫在上者  
其死亦不仁甚矣說者又謂五刑之設為苗民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為黔  
苗地雖可絕生之民無世忍致之庸死我不知  
用心地苟可絕生之民無世忍致之庸死我不知  
猶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其視遠邇猶一族視  
皇上一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其視遠邇猶一族視  
皇上請時心施法為外之恩予求名為此蓋後  
皇上請時心施法為外之恩予求名為此蓋後

有侵漁廢棄數目獨干彼蒼之怒而陰而復正告之呵  
既書其捐助數目田畝四至於碑陰而復正告之呵  
曰維慈維祥之用彭厥德不虐無告  
天迪之吉後之君子請視斯石  
維重建玉皇閣碑記古禮獨天子國朝諸侯以下  
則謂之僭祭之日兆於南郊燔柴之掃地若士  
質陶匏以象性有泰壇而無官廟敬至也  
君威無事戲則見於詩書而已觀宇之設起於漢  
天威無事戲則見於詩書而已觀宇之設起於漢  
季一徵之福天以主宰言之謂之近帝既尊則形  
體言之謂之福天以主宰言之謂之近帝既尊則形  
必有意廟亦可昭格所有象之可憑依刑以致其尊  
事之亦人之情有所不能已也甫刑有言苗民弗承  
古以靈降以刑其時已泯起雖日懸庭堅矣况司  
寇之條而民有士君子內省彼亦小我獲罪於天  
無所禱耳顧惟君不畏死省厥身曰我心翼翼昭事  
上帝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如趙獻晝之所  
為夜則焚香不媿告司馬君實平生所為未嘗不可

對人言此何待入廟而思敬哉若夫鴟張亦悍然  
攘矯虔之民日指天以示之援神以告雷之震  
不顧迨死廟禍福之說有以惕之也其在易之觀曰  
其傍則死生禍福之說有以惕之也其在易之觀曰  
聖人明明之道設而不天服於冥冥之愚婦雖不  
懼於明明之道設而不天服於冥冥之愚婦雖不  
警人之邪心則廟之所在必當嚴威儼恪以奉之  
矣郡城大道觀建於元之至正間址因山阜勢頗  
爽塏前殿祀道家之祖亂石閣則壁鳩雜木以帝  
之像陰翳不見日月又歷年已久飄搖危殆不  
為材始疑立廟以事天者之為亾今而窳者而  
敢登其繩天也滋甚於是謀所以易之覆其窳者而  
治其平繩天也滋甚於是謀所以易之覆其窳者而  
使之平繩天也滋甚於是謀所以易之覆其窳者而  
丈有二尺閣則仍其舊式為圓天體圓故象之高  
如臺之周數而殺其十之一基礮棟固實實枚枚  
堅塗丹艸煥然一新自冬徂夏聿觀厥成此豈以  
徵福哉凡以明其不敢亾馬耳夫我以敬天者事  
天而民之登之親其嚴威儼恪之容亦思改惡而  
遷善所謂神道設教者非即以佐政刑乎且黔古



三苗地也先王惡其腥聞在上乃命重黎絕地天  
通而苗民即叙今使之知有天以發其馨香德是

亦因勢利導  
之一機也夫

五重安江新建浮橋碑記  
國朝闢興邦  
五行之性莫柔於水而亦莫險於水隄之厚也而

水能刷之石之巨也而水能轉之甚者從高而下  
洶湧澎湃怒似共工捷同夸父甚險極矣先王知

其然以為水之散者可障以土水之暴者當浮以  
木稽之以大易渙之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

孚之象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夫坎水也兌澤  
也巽木也木作舟揖利以行水而橋梁之功有時

而窮者通之以舟楫則險者可平今黔險地也而  
為滇之孔道從西而往者莫險於安南之盤江自

鐵橋成而盤江之險不驚從東而來者莫險於黃  
平之重安江自石橋傾而重安之險益甚蓋此橋

鑿於水而行旅之號呼於兩涯者已數年矣前制  
軍范公目擊其險首捐五百金以倡滇黔之文

武而飭黃平徐牧為之重修適予自豫移黔亦捐  
三百金以樂觀其成如是者三年費金六百五十

三

年兩突遭二山水沖頽也一聞報付之波臣時以康熙三十四  
之必不勝且水實難爰土進性疎置石其旁溪急澗古有  
造舟為梁者蓋師上其意建為浮橋以通往來庶幾  
盡善予為應曰可仍省其議於制軍王公亦以  
為然乃問估計庫得酌價捐一助千四百二十兩越府  
知府遂一估計庫得酌價捐一助千四百二十兩越府  
隨委餘慶牛令專司其職採凡於山廣潤於十餘  
麻灰漆工銀口食纖悉畢備凡於山廣潤於十餘  
文用一船丈五尺六隻每相去三尺通水勢也船橫  
鋪板一丈五尺六隻每相去三尺通水勢也船橫  
繫兩岸實於船中履使有約束也兩岸於平砌馬頭重  
起階級使行者如履大道也其船定於九馬搭造  
三月初拆卸仍為八名房給以十六食處以屋宇則貯人慎  
護也酌撥水手住名給以十六食處以屋宇則貯人慎  
而接應以易食足而堅用勤石有坦為房以貯板以  
平之繫以鐵索則堅用勤石有坦為房以貯板以  
天則地可留久之設而人以謀勝船之則於以遵知事不重其宜而膠險

於一若石之固舟不若橋之安乃盤江之人必架木於  
鐵絙之上而行者免覆溺之歎皆所謂易道也易於  
大水之中而行者無望洋之歎皆所謂易道也易於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變而求成於三十有年者  
是役也起工於三十四年十月告成於三十有年者  
九月文武之樂輸兩省之協助得咸書於石以  
告後之人時加修葺馬俾往來於滇黔者利涉大  
險者失其險矣則

山川靈山之碑記也  
秀也  
有異者馬則人國朝之閭與有邦尤異

雁蕩則物色尤羨之矣然亦鈎有皆因於古而顯於今若  
者馬則人國朝之閭與有邦尤異

扶輿磅礴之氣產在一隅者正未可涯量也曩予  
榛表而出其滅沒不彰者正未可涯量也曩予

天子在京師值修一統志徵四方之地圖郡邑之冊說

無上之謂太史予也時往披覽如貴陽一府曰某山某山  
無上之謂太史予也時往披覽如貴陽一府曰某山某山

年因閱四方川之條而黔靈山在馬心竊疑之如勝五  
且敢以遊孟陽之轍者而予斲斲自蚤及暮惟一癖方  
之利病是月計雖山靈水若笑予為俗而予豈顧  
哉今夏四月既生魄與諸佐勸農於郊遂過威清  
關尋檀水如遠迤而進則衆山環抱石逕險仄一線  
盤旋誠有透新志所云者是日也濃陰覆谷雨師  
作崇深瀝瀝而止於巔乃目益眩福益滑則赤亦  
屢躑羣相扶掖始陟其巔於弘福寺則赤亦  
松上人羅不寨為土人羅氏世業康熙十一年僧曰  
茲蓋大羅寨為土人羅氏世業康熙十一年僧曰  
杖錫二至此而大其兩廊告成又以五年而經樓五羅  
至錫二至此而大其兩廊告成又以五年而經樓五羅  
餘殿若禮亦陀復由金陵達章貢循彭蠡遵鄂岳  
下湘江沅而歸乃釋藏之越其為僧貯之庶黔靈一  
生湘沅而行也歸僧老矣釋藏之越其為僧貯之庶黔靈一  
人之命其藉徒以益傳予堅以記不請予乃告之曰署晨不

難于創而難于守子遊天多矣曹溪一席地近  
已為薰染之場而嵩之少林亦漸漂搖於風雨今  
上人建刹于茲山必使茲山如溫之雁蕩永之西  
山自唐宋迄今愈久愈新斯為荷擔如來非然者  
山石有虛空而泐及於無始無生則一切功德皆  
留於虛空誠悟教無始無生則一切功德皆有  
漏之因茲而木落山空水流雲委萬壑千巖納  
之芥粒茲山也如舍衛城應有龍象護之矣  
昔重和郭公興之撫黔也方殿授鉞以討播時播  
有年就職出征不克先郭一公至漢前將軍壯穆  
魁就職出征不克先郭一公至漢前將軍壯穆侯示  
賊之期今其戰言而戰壁公亦神其為之陰祐不  
黔之至期今其戰言而戰壁公亦神其為之陰祐不  
書之厚藏於是以平播之功歸之侯而吾黔也  
甚大且厚藏於是以平播之功歸之侯而吾黔也  
本傳其諡號使後之人知崇敬焉固不侯之  
威靈如兩儀麗天如歲瀆戴地海隅日出固不  
福何獨私於黔不知黔地千餘里控楚襟蜀其東  
皆古荆州之境北與西舊悉隸於益州荆為侯之

德所鎮守當其威震華夏時凡屬荆之疆圉者咸懷  
荆國之民豈肯一日而忘黔之恩哉益則昭烈蜀所  
建國侯與昭烈義則君臣恩同兄弟夜郎巴蜀壤  
地將軍之分野同存焉則有眷子之至情而武鄉嶺  
丞相之廟食常偏於黔之中與侯又獨以朋友為世  
道人心之衛而侯之於黔大倫彰彰史冊昔所與黔  
終始則侯之有德於黔非私也蓋其平昔所經營  
而注念者若遊於通邑大都而忽逢其子弟若  
相憐笑而相攜者也貴陽為黔之省會朝夕庶若有  
相儼乎其上也其報侯宜何如鄭重僚士庶宜有  
何如虔恭歲癸酉奉  
命撫黔至之日必先成民而後敢致力於神數月  
簡  
後紀綱之具舉爰問侯廟則在大興寺之前迨寺  
創於元綱之至正間其殿屢經兵燹已多年迨壬  
辰而重構雖規模畧備而土木簡陋故僅四十年  
棟橈垣頽漸就傾圮顧而太息曰以侯之惠我黔

難人也。如如此。以廟貌不受稱。丞嘗不歷千餘年。為之。正悍直大。不責望於黔人。然崇德報功之。謂何。武諸執事。亦知。斯守土者之任也。因毅然新之。幸文。武諸執事。亦知。奔走同心。告曰。庀材。鳩小工。閱月而告成。於見。父老子弟。不諛然。銖銖而積。是寸蓋神。而累則。侯之。安民。百年。猶築舍。耳。今。輪奐之美。如積是寸蓋神。而累則。侯之。安民。百年。猶築舍。而。陰陽和。子孫念。侯之。功德。上。際。下。蟠。充。塞。石。而。求。紀。其。歲。月。獨。念。侯之。功德。上。際。下。蟠。充。塞。石。在。天。之。陬。海。溼。僻。壤。窮。鄉。莫。不。有。祠。其。生。前。之。大。節。類。能。守。之。則。茲。特。舉。侯。之。大。造。於。黔。者。以。告。黔。人。使。不。然。者。在。廟。而。是。豈。必。肝。鬻。此。一。方。哉。介。景。福。在。在。而。是。豈。必。肝。鬻。此。一。方。哉。介。

